

2040



上

長篇武俠情窟說

雙劍締姻記

上海華新書局發行

雙劍締姻記提要

本書以星胆璇姑爲主。以其他情俠爲賓。刀光劍影。咄咄逼人。兒女英雄。躍躍紙上。而於前著小俠誅仇記。紅顏鉄血記。江湖歷險記。書中未曾了結之事。一一均於本書收束完貼。爽直處。極其爽直。精細處。極其精細。有英英卯角之神童。有哀哀肫誠之孝俠。有摧蘭折蕙之大少。有陰險很毒之官僚。有詭異恹恍之騙尼。有剛健婉孌之處女。情節精奇。趣味濃郁。前前後後相應。一氣呵成。大有一看再看着不厭之價值也。

長篇武俠
驚情小說
雙劍締姻記

全書目次

- 第一回 買傷藥夢玉失蹤 遭毒手傑民盡孝
- 第二回 陰平道奇人救孝俠 虎泉寺和尚變尼姑
- 第三回 夢玉女丹房會幼弟 慧遠師赤手救嬌娃
- 第四回 聽凶耗英雄落淚 談數命國士灰心
- 第五回 小俠客石洞拜師 癡道人禪園討劍
- 第六回 詮噩夢晤對知心侶 數家珍暢談先天功
- 第七回 入深山慧師採藥 奪營人馮俠逞凶
- 第八回 余秀才燈前會仙子 吳小官郊外看嬌娘
- 第九回 辛風淚雨郊外遇奇人 灰線草蛇廟中逢故友

第十回 古廟洩冤情蒼天有眼 官衙刺惡少金剪無聲

第十一回 俏丫鬟多情羨鳳 惡公子着意憐香

第十二回 出牢籠又遭凶險 全貞節得遇救星

第十三回 燕囀鶯鳴微波通款曲 椽檣飛壁黑夜探佳人

第十四回 提督衙燕兒出險 純陽廟狄老調兵

第十五回 挨毒打英雄落水 吐真情怪俠輸心

第十六回 彩鳳雙飛新婚傳韻事 靈犀一點深夜遇仇人

第十七回 連理枝頭多情遭月妬 松林深處無意見神童

第十八回 洩機關梨塔埋寶劍 警凶頑子夜擲人頭

第十九回 比翼文鴛柔情爭似水 含沙鬼蜮惡計辣于薑

第二十回 縣官懲惡痞明斷通神 劍俠報私恩全書擱筆

長篇武俠
寫情小說
雙劍締姻記 [上]

海上 何一峯著

第一回

買傷藥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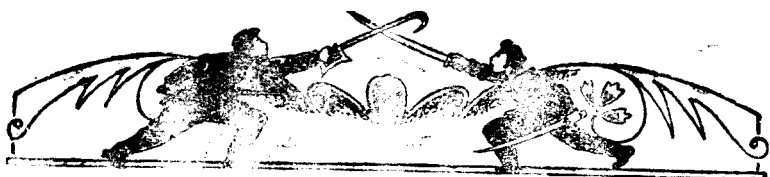
踪 遭毒手傑民盡孝

租屋三天
過期加租

却說四川平武

地方有一家巨富姓黃。主人喚黃燕南。少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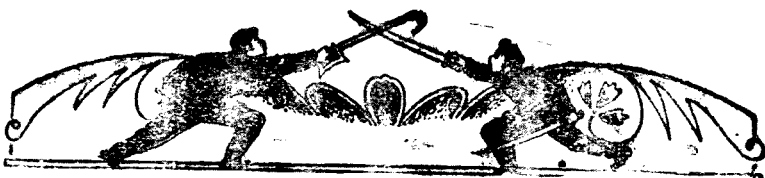
屢試不售。花錢買了一名秀才。捐着個小小前程。被指分在湖北候補財
旺生官。黃燕南手段又極油滑。很在湖北那地方幹過十多任。好差使。能
佔得地方上的便宜。討得上峯官的歡喜。曾有一妻一妾。妻周氏。生一
子。取名喚做傑民。妾雲氏。生一女。乳名喚做夢玉。傑民比夢玉小兩歲。兩
小友于之情。極其篤厚。黃燕南有了這一對可愛的小兒女。非常快樂。他



的家產很富。足並在政界上拿本錢做生意賺來的紅利。攏共有十多萬。年紀逐漸增高。動極思靜。遂賣去現任的差使。準擬休養林泉。全家回歸龍安。不幸周氏夫人。在路上冒了風寒。歸家不上數日。便嗚呼哀哉了。臨死的時候。曾執着僕民收小手說道。好孩子。娘有幾句話。你要永遠牢記在心上。娘有百件好。只有對你這位姨娘。太厲害些。及今懊悔無益。娘死以後。你可善事姨娘。把你夢玉姐姐。要看待得同一娘胎裏生出來的樣子。補答娘平時虐待你姨娘的過錯。娘死在泉下。亦當瞑目。僕民年紀雖小心地。却極玲瓏。聽他母親的話。當下跪着痛哭。連稱遵命。周夫人聽了。又執着夢玉的手。安慰了好些吉利話。卽瞑目而逝。豈知雲氏當周夫人在時。平日威嚴之漸。已懾其胆而褫其魄。任憑周夫人怎樣虐待他。惟有貌順面受。不敢誰何。及聽周夫人對僕民說的那種臨死抱佛腳的話。表




面上也非常感激。心裏却是蜜甜甜地好笑。周夫人終七之後。雲氏每想報復他生時悍妬的仇。借事在燕南面前。却說傑民這孩子的好處。待嫡娘姐姐都好。燕南反因他不愾記傑民母親的前仇。處處疼愛傑民。便有心抬舉他。接正。做了繡室。這時傑民已八歲了。正是發蒙讀書的時候。夢玉言動舉止。也很聰明。便聘了個蔣秀才在家。端教傑民姊弟讀書。傑民讀書的天分。視夢玉較高。越使雲氏聽了刺耳。早存了個暗害傑民的心思。傑民身上的衣裳。本來穿得煖。雲氏却要多給他加些衣服。傑民腹中的茶飯。本來吃得飽。雲氏却哄他多吃些茶飯。對於夢玉反裝漠不相關。傑民的天性極厚。後在他父親跟前。說他繼母待姐姐的心腸。不及待他好。要他父親遇事疼愛他的姐姐。燕南聽了這些話。也很歡喜。豈知衣服本宜適體。茶飯本宜果腹就好。穿吃過多。在在足以沾病。幸得傑民身



體結實脾胃堅強。雖穿吃太多。却能安然無恙。雲氏只恨無法能奈何他。幸得第二年。燕南又染病死了。這時候却是雲氏報復前仇的時候。對待傑民的面目。却完全改變了。甚是疼愛夢玉。每日更深人靜向後。必借端將傑民毒打一次。夢玉每看他母親毒打兄弟。都把他母親誣說他兄弟的過失。或從中解釋辯護。或推說到自家身上。願代他兄弟挨打。雲氏那裏理會他。每打傑民一次。夢玉必慟哭一次。早被那蔣秀才看在眼裏。暗地勸勉傑民認真讀書。凡事小心些。不要惹雲氏忌恨。毋如雲氏虐待傑民。一日厲害。是一日。因蔣秀才遇事偏護傑民。不由遷怒到蔣秀才身上。送上一年的束脩。將蔣秀才辭退了。就此雲氏捍毒名氣。沒人不知道。就有姓黃的族人。出頭向他理問。毋如他口若懸河。所說句句有理。傑民性情純孝。又不肯在同族人面前。暴揚他繼母的罪過。都說怪他自己年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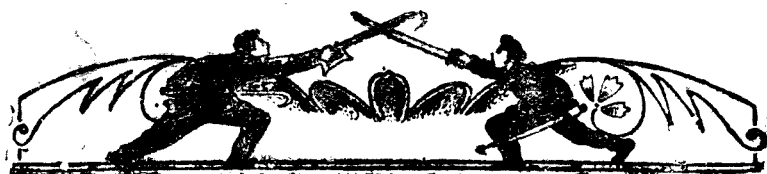
小不長進。父母管教兒子。怎說父母的不是。同族人也就無可發洩。背地却竊議黃燕南生時。在仕途上作孽多端。子孫會受惡報。其實這些人的論調。未免太苛刻了。孺子何罪。他父親的愆孽。竟責報在他身上呢。雲氏從蔣先生去了。尙沒有請先生到家裏來。夢玉因兄弟常挨母親毒打。日間當着傑民不哭。常躲到沒人地方。嚶嚶的哭。傑民却不知道。這日午後。傑民因雲氏督料錢穀甚忙。忽不見了夢玉。剛尋到後花園。卽聽得夢玉的哭聲。哭得甚是悽惋。傑民忙走到牡丹架下。果是夢玉在那裏啜泣。傑民拉起夢玉。說道。姐姐不用哭。娘今天沒有打我。夢玉哭道。看兄弟手上的傷。暴起老大的。一個疙瘡來。小丫頭告訴我。說你早間失手打了一只茶杯。娘拿一把裁衣尺。打腫你的手。怎說沒有打你。傑民道。話是有這樣的。也只怪我自己不小心。不怪娘打我。夢玉又哭道。兄弟常被娘打。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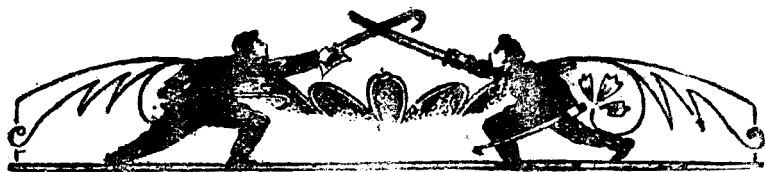
回能瞞得我。打到兄弟的肉。痛到我的心坎。將來打死兄弟。我怕娘死了。做餓鬼呢。傑民聽了也祇有痛哭。夢玉忽掩淚說道。兄弟手上很腫得厲害。我去到隔壁大生堂藥店裏。買一包傷藥來。兄弟在這裏等我。傑民道。多謝姐姐這樣好。我生身的老娘。都在棺材裏保佑姐姐。夢玉便揩了揩眼淚。買藥去了。傑民在花園等了一會。不見夢玉買藥回來。心裏有些焦躁。實在等得不耐煩了。悄悄跑到大生堂一問。說沒有見他姐姐。到那裏買藥。才出了藥店門。遇見家裏小丫頭粉蝶。氣喘吁吁向傑民道。少爺可知道。小姐被個老和尚擄去了。傑民益聽這話。悚得心肝五臟都分裂開來。問是怎麼樣。粉蝶道。小姐拉我去到大生堂買傷藥。替少爺醫傷。瞞着太太才走出門。迎面撞見個老和尚。頭頂上有十個戒疤。向小姐面上一望。走來在小姐頭頂上一撲。向小姐招招手。小姐便跟着他走。他們個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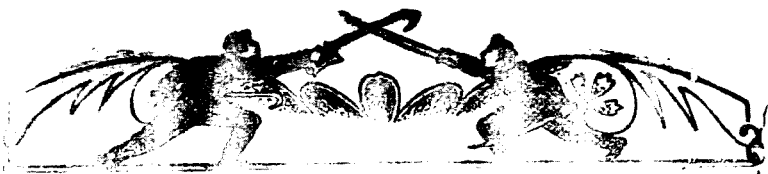
人走得，好快。我不信小姐也有這種本事。我跟在後面追趕，看和尚同小姐走到一條狹巷去了。我趕到狹巷時候，那裏看見小姐呢。連和尚也沒有了。我到狹巷前後，都找過了。是找不着。心上的小肉兒，急得亂跳。只得回來。不想少爺也到這裏。你看小姐被和尚拐了去。今天是怎樣好。傑民聽完了。又同粉蝶兩人，亂找了一會。依然沒有半點踪跡。回家見過雲氏。從實說了。雲氏只冷笑一聲。却四面派人尋找夢玉。只忙亂了十多日。依然是石沉大海。消息全無。這夜三更向後，傑民已睡了。想起夢玉來。心裏有些疼刺刺地。雲氏雖沒有打他。但比打他還覺難受。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雲氏忽將他叫起來。向他問道。我今年已四十歲了。你老子又死在我前。將來靠誰養我的老。傑民忙應道。自然是靠兒子女兒的。雲氏道。女兒已被那個頭上沒有毛的東西拐去了。兒子又不是肚子裏拖出來的。



他寺裏的尼姑。既非歹人。我腹中的事。便告訴他。不見得有什麼干碍。想着。便將姐姐被和尚拐去。以及今夜被強盜擲來的。向小尼姑說了。却將他繼母平日虐待他的種種情形。瞞起小尼姑道。既然你是被強盜帶來。的。你想回去麼。明天一早。我請師傅派人送你回去。傑民道。我不想回去。小尼姑道。不想回去。想做什麼呢。傑民道。我幾番想尋我姐姐。只被我的娘將我苦苦攔住。難得被強盜帶我出來。我一天不尋着姐姐。我就死在他鄉。也不願回去。說著。那眼淚如同洒荳子般。流個不住。小尼姑道。我師傅的道力。能知過去未來的。可如同親眼看見的模樣。他在傍晚時候。派我在這裏坐着。說在三更之後。有一個黃傑民孩子。到寺裏來。他有什麼苦情。你不妨將他帶來見我。我有這道力。包管他姊弟有相逢機會。我多久就等你。坐的有些撐持不住了。所以你來的時候。我在這蒲團上打盹。



果然是你來了。我帶你去見我師傅。傑民聽他這話喜不自勝的隨他走到一間後殿。小尼姑停步說道。外面人都說這後殿裏時常興妖作怪。沒有人敢進來。其實這裏面是我師傅潛修之所。我告訴你。你不能對外面人亂說了一陣。說著便將門推按幾下。那兩扇門忽然闔的開放了。裏面沒有燈燭。從星月光輝之下。看見有座神台。上塑着一尊大佛。小尼姑將傑民領進來。隨手將房門關上。裏面却是黑洞洞地。看不見什麼了。傑民心想小尼姑說他師傅在裏面。何以又看不見有他師傅呢。心裏正在這們疑惑。那小尼姑不知在神台下。幾經推按。才一剎那時間。神台自然向後移動二三尺。却從平地上裂出個圓洞來。小尼姑拉着傑民向洞門下走着。說。傅師就在下面。我引你就去見他。一步低似一步。走了數十步。再平行十數步。便見有熒熒的燈光。小尼姑放開了手。將傑民帶到一間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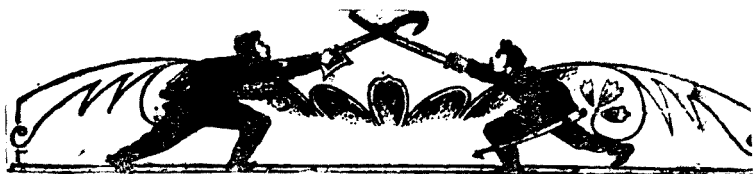
潔無塵的房裏。祇見一個老尼姑。盤膝坐在一張禪床上。垂眉合眼。像似睡着了的模樣。床的前邊。有一張桌子。燒着一枝蠟燭。下面有個蒲團。身後放着一個箱子。不知箱子裏是什麼東西。小尼姑忙走進一步。跪在蒲團上。說道。弟子已將黃傑民帶來了。老尼姑睜開了眼光。四射。向傑民點頭道。你是找我姐姐夢玉麼。他現在在我這裏。我就要取他的一條小性命。傑民聽着尼姑劈口說出這種駭人的話。那絲絲眼淚。早洒個不住。便問老尼姑問道。你叫我姐姐有仇麼。老尼姑道。沒有仇。傑民道。沒有仇。如何要他的性命。老尼姑道。老僧的遁法。已有了幾分根抵。外丹已成。只是內丹不足。想取個聰明有根基的童男。或是童女。吃下去。補我內丹功夫。你姐姐根基不錯。得來正合我補益內丹的用處。傑民雖不懂得他什麼內丹外丹的話。但因他話裏的意思。是要把夢玉姐姐殺了。當點心吃。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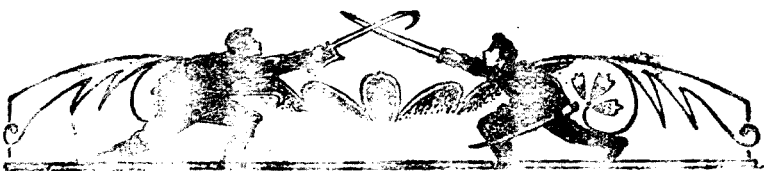
益他的身體。這種吃人不吐骨子的尼姑。真是佛門中的地獄種子。同他硬來是不中用。不若向他軟說。看小尼姑已起身站在旁邊。硬也是進一步。跪在那蒲團上。悽悽的聲音。向老尼姑哭道。求老師傅做做好事。饒恕我姐姐。小子做鬼。都報答老師傅饒恕我姐姐的大恩。老尼姑道。這也容易。老僧祇須用殺一個人吃下去。補助內丹。不拘男女。祇要有根器的。年紀在十歲上下。看你這孩子。天性篤厚。根器也畢竟不同。年紀祇是九歲。合得着我修補內丹的功用。你要老僧赦你姐姐不死。你得抵他的缺。殺了你吃下去。一般我也得證大道。你的意思怎樣。但我勸你不要糊塗。老僧還吃了你姐姐的好。若是吃了你。你家的。一脈香煙便斬絕了。傑民道。我祇顧全我姐姐性命。什麼都不顧了。求老師傅便殺了我。放我姐姐回去。老尼姑便從箱子裏抽出一枝小劍來。說你死了不用懊悔。傑



民道。若有半點懊悔。我也不是我姐姐的好兄弟了。老尼姑道。好。卽舉劍向傑民要擣頭砍下。傑民神色不動。含笑受刑。老尼姑忽然抽回小劍。仍然藏放在箱子裏。一手便將傑民拉起來。滿面春風的笑道。好個天性篤厚的孩子。黃燕南乃有此兒。可謂梨牛之子。驛且角矣。快起來。老僧是試驗你的心腸。果然你姊弟的根基。勝尋常人百倍。不枉老僧渡救你們一場。性能快領這位黃少爺去見他的姐姐。說畢。仍合上了眼。傑民心想。這老尼姑爲人太厲害。在他試驗我時候。稍爲有點爲難的神氣。那才給他笑話。便隨着老尼姑性能走出來。路間問性能道。我姐姐是幾時到虎泉寺的。性能道。我不知道。停一些。須仍問你的姐姐。說著。已來到一處規模較小的房屋。小尼姑道。這就是你姐姐的住房。你進房去會你姐姐。我還收拾房鋪去。旋說旋轉身去了。傑民走近一步。看那屋門未關。裏面尙有



燈光便走進去高聲嚷道。姐姐在那裏。在那裏。即聽房內有夢玉的聲音。應道。在這裏。在這裏。我的弟弟。姐姐是在這裏。傑民這一喜。真是喜從天降。脚上像搯了油似的。飛奔入房。恰好夢玉也從房裏走出來。兩人撞個滿懷。傑民只注視夢玉。夢玉也把一雙秋波。注視着傑民。兩人呆望了一會。都像心裏有許多要說的話。只不知是從那一句說起。還是夢玉先開口道。弟弟到此多時。想必腹中有些餓了。這裏有菓子。且吃點兒充饑。傑民一面吃著菓子。一面才問夢玉被個和尚拐去。如何落到這地方來。夢玉道。那並不是個和尚。就是我師傅裝個和尚。帶我來的。我師傅說看我的根基好。他老人家得收我做徒弟。是他老人家的緣法。我是難捨開兄弟。不願在虎泉寺裏出家。師傅便對我說。要你做我徒弟。並不是教你落髮。是因你的夙根勝人百倍。其成就不可限量。將來必爲吾道大放光明。



所以帶你到虎泉寺來。傳授你的道法。我說尙有個小兄弟。弟子不忍同他割捨。我們姊弟生要在一處。死也要在一處。死。我對師傅說這樣話。在你看師傅是如何回答我。要知慧遠當時又怎樣回答夢玉。且俟第三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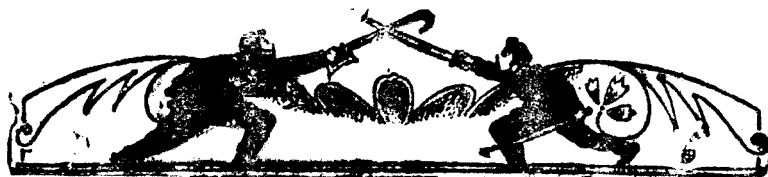
第三回

夢玉女丹房會幼弟 慧遠師赤手救嬌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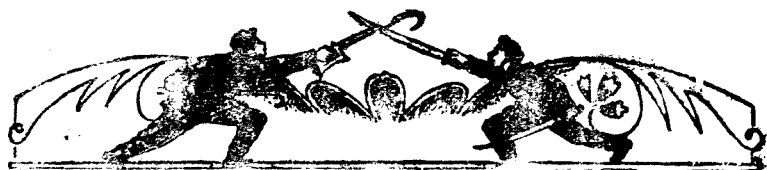
當下傑民間夢玉道。他是怎樣回答娘姐的。夢玉道。師傅把個指頭。掐了掐。說奇怪。想不到我在龍安。還要收個男徒弟。當在某日某時。你兄弟必來見你。你到那時。只安心等着。他的年紀比你小。將來的成就。雖不在你之上。也就不在你之下。你須記取着我的言語。我說照師傅的意思。我的兄弟將要同我一塊兒學習道法。道法是什麼東西。學他有什麼用。着師傅說道。法是兩件東西。道是道。法是法。這時萬語千言。不能使你了解。將來不用隻字片言。包你自能領悟。比方我掐着三個指頭。就知要收你兄弟做徒弟。這就是道。比方我那時容容易易。帶你到寺中來。這就是法。學道法要先從學劍法入手。我要先傳給你們的道法。必先傳你們的



劍法。祇是你們道法學成了功。不可輕易用他殺人。並不能輕易對人露出是個道法中人。老僧在道法上也下過二十年的苦功。越望大成。越不能有驚人的進步。外人就有和我呼同一氣的人。都說我道行雖有一點。本領却很有限。遇事都是與物無爭。無人無忤。有誰知我是當代道法中的一位女劍俠。就因有這點道法。所以凡事都遜讓一籌。且安天數。並非與物無爭。與人無忤。我聽師傅的話。心也很能領會。又向師傅說道。道法我是很願意學。恰好又和我兄弟同學。只是我又撇不開我的娘。我在這裏學道法。不知我的娘是怎樣想我。師傅聽了笑道。學道法的人。雖有拋妻撇子。卻少有拋父撇母的。父母都可以不顧。這道法便學成了。根本上終覺見缺。毋如你的娘。對你這兄弟手段太毒辣了。縱然能懊悔過來。也不應該常享有兒女之福。勉強必招鬼神之忌。在他身上必有危險。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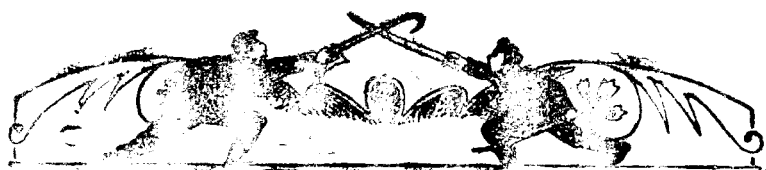
老僧要你拋撇了娘。但不拋撇。使他有生死危險。你又何必不顧全你的娘性命。拘守這種死題目呢。等待你可以會見你的娘時候。我總可以放你們回去。我雖聽師傅這般說。但終覺我的娘不能便離開我。彷彿娘不見了我。要在家裏哭泣。但師傅的吩咐。不敢違。且細細咀嚼師傅的話。又像煞大有道理。好兄弟。現在娘是怎樣。我只記取師傅說你在今夜前來的話。果然等得你前來了。這幾天娘可打你。來時娘可知道。你是怎樣來的。傑民道。娘自然想念姐姐得很。但也沒法。使你轉回家來。旋說旋將他繼母因要用剪刀殺他。被他說軟了心。不想今夜有個強盜。闖到他家中去。將他捆起來。又翻箱倒篋。劫去許多金珠。便將他帶到這寺外樹林深處拋棄了。強盜便不見踪跡。他是如何到虎泉寺來。如何被性能帶到這種地方。見過慧遠。如何試驗他的性情。由如何慧遠叫性能帶來和姊



姊相會的話。子午卯酉。向夢玉說了一陣。夢玉道。像我家那些金珠寶物。藏在箱子裏。毫無用處。強盜便盜取幾個。也不爲過分。不過這強盜太鶴。突大古怪了。明天我們去問師傅。他老人家的道力很大。想必是知道的。姊弟又傾談多時。正說不盡許多歡喜與悲哀。便見性能走來說道。床鋪已收拾好了。請小少爺到那裏安歇。傑民便又隨性能到一間房裏。替性能去了。和衣睡歇一夜。次日方才起身。夢玉來了。便同傑民一齊到慧遠的丹房來。却好慧遠已出去了。傑民道。我昨夜看師傅從床上這隻箱子裏。取出一枝小劍。我眼裏還是初次望見過這樣小劍。現在師傅不在房中。箱子又沒有鎖。我們且取出那枝小劍看一看。師傅說要傳授劍法。大略就是這劍的劍法。夢玉道。師傅雖說傳授劍法。但我來了十多日。師傅並未傳授什麼劍法。箱子裏既有寶劍。何妨就取出來細看個明白。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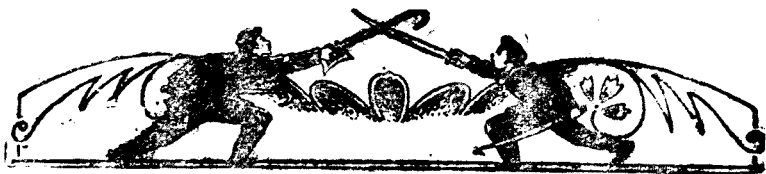
姊弟兩人便扒到解床上。揭開簾子一看。裏面有一個假面具。一具假鬚鬚。一頂藍笠。一套武裝。一把風颯颯寒閃閃的大刀。大刀旁邊。放着兩枝小劍。一個布包。夢玉看這兩枝小劍。不若那把刀光芒四射。不是造成劍的模型。幾認爲兩塊頑鐵。傑民却轉不注意在兩枝小劍上。仔細看着那把刀。武裝。句藍笠。句假面具。假鬚鬚。倒愣住了。心想昨夜那個強盜。不是這樣的臉面。這樣的鬚鬚。用的是這把刀。穿的這樣衣裝。戴的這樣帽子。麼。旋想旋解開布包。裏面金珠瑪瑙。都放出寶光來。這分明都是他家藏的寶物。落眼決不會走錯。不由驚訝起來。向夢玉嚷道。那個強盜。敢是被我們的師傅殺了。啞。啞。這是強盜的刀。這是強盜的帽子。這是強盜的衣裳。這是強盜掛的鬚鬚。這是強盜戴的鬼臉。這黃的是金。這白的是珠。紅的是瑪瑙。都是我家的東西。落到強盜腰包裏。一般也被師傅搜取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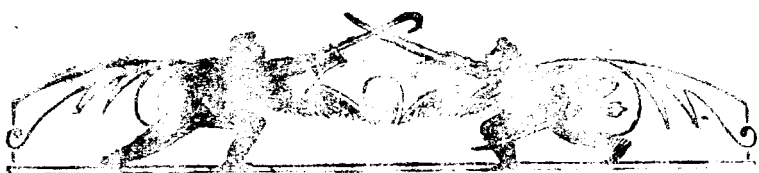
了。夢玉尙未回答。忽然有人在外面揚欸一聲。便見慧遠老尼姑走進來。笑道。你們偷到我禪床上。敢是想偷了我箱子裏東西麼。嚇得傑民姊弟兩人下得床來。向慧遠面前一跪。慧遠拉起他們兩人說道。這地方非經我吩咐。豈是你們可以隨便到的。這是第一次。可以從寬饒恕。下次再敢擅行進出。就要仔細你們的兩腿。說著。便到床前。在箱子裏搜檢一番。轉來問傑民道。箱子裏東西。都看見了麼。在你的意思。打算尋着那樣衣裝。戴着那樣假面具的強盜。是個什麼人哩。傑民回說不知。慧遠笑了笑。便從桌案一個地屜裏。取出一雙鐵底靴。裏面用棉絮塞着。穿在脚上。居然像男子漢一雙大脚。頭上面起那頂簪笠。身上戴起那副假面具。身上穿着那套武裝。手裏握着那把風風颯颯閃閃的大刀。向傑民笑了笑道。你想這強盜。是誰呀。傑民不自恍然醒悟。笑起來說道。原來是師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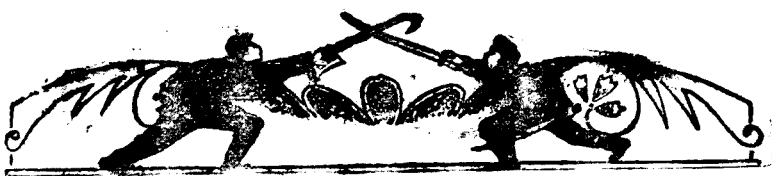
偷起徒弟家中的東西來了。我說是什麼強盜。竟是這們蹺蹊古怪。誰知還是師傅頑的把戲。慧遠也笑道。我並不須這些東西使用。但盜一點來。存放在我這地方。留待你們將來的用度。傑民姊弟也不細審。慧遠話裏的意思。將來他們決然要這些金珠寶物用度。接着慧遠換了衣裳。鎖好了箱子。便向他們姊弟兩人說道。你們且回房去。夜間我們同道中人。要在我這地方。公開會議。那時自由性能招呼你們前來。待開過大會以後。我傳給你們的劍法。夢玉傑民都連聲應諾。由夢玉拉傑民回到他的房中。姊弟傾談一陣。餓時便由性能送上飯菜。雖是些山肴野菜。但吃來也很覺可口。晚間傑民在吃飯時間。問起性能的家世。是幾時到虎泉寺的。性能道。已是三個月了。我本姓張。乳名喚做鳳保。是個成都人氏。今年是十二歲。太老爹是有名的英雄。單名一個彪字。綽號喚做飛天鷄子。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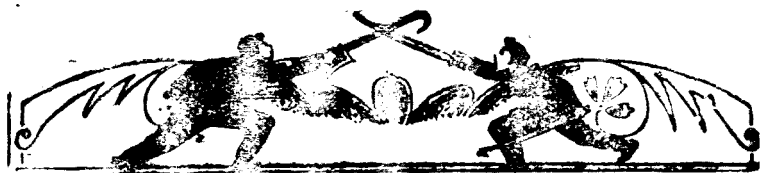
前死了。阿爺也會一點把勢。喜在成都那地方打抱不平。很做了多少殺人案子。被官裏捉去砍了頭。我三歲便沒有娘。又沒有同胞兄弟姊妹。阿爺砍頭以後。真是雪上加霜。被我太老爺一個徒弟。喚做三腳貓。嚴有義。將我拐出來。變賣在一個姓錢的人家做丫頭。他家裏那個大太太。心腸很毒辣。每天必打我十來次。都是關起門來。用皮鞭子打。打起來不許我叫喊。祇要叫喊了一聲。他便用滾燙的開水澆我。比打我還難當。我被他打燙得寸骨寸傷。睡在地上不能動彈。茶飯也不想吃。儘管我不能動彈。也要逼着我勉強掙扎。給他烹茶搥腿。並且還不許我在人面前。露出挨了打的樣子。茶開了他又嫌燙嘴。冷了又嫌吃下去要害肚痛。搥腿搥得輕了些。他說我沒氣力。重了些。又說要搥斷他的筋骨。稍爲違拂他的意思。便打也要打個暈。燙也要燙個半死。這晚我被他實在打得難受了。暗



想做人做到我這個樣子。連畜生都不如。除了挨打受罪。而外還有什麼好處。左思右想。實在沒法脫離火坑。祇得趁他家裏人都睡了的時候。悄悄溜出來。打算投河尋死。誰料被鄰裏更高的拿住了。一面大聲呼喚。一面把我拖到太太房裏來。太太這一氣。真非同小可。說我有意害他家。遭人命官司。立刻將我按在地下。這一頓皮鞭子。只打得皮開肉破。鮮血直流。我一聲也不敢叫喊。打算他打一會。有些疲困下來。纔不該再打了。誰知那太太真是我的對頭星。他打得我疲困了。又端來半杯鹽酒。用雞毛酒在我血肉經綑受傷的地方。我只痛了個死去活來。祇剩有奄奄一息了。大奶奶才叫人將我扶起來。讓我將息將息。好容易將息了一月。才將這傷勢將息得有些好起來。這天忽有個遊方老和尚。到錢家來化緣。大奶奶生平頂可惡的。是和尙道士。但聽看門的小廝。說這老和尚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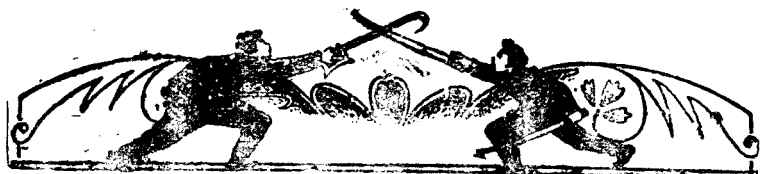
捧了個鐵鉢。孟大得駭人。不化是不行。大奶奶沒奈何。叫小廝拿五十文大錢。送給和尚。一會小廝來說。把這五十文大錢。放在老和尚的鐵鉢裏。老和尚向鐵鉢孟裏一吹。吹得那五十文大錢。飛舞起來。散落了滿地。老和尚用兩個手指。把鐵鉢孟高高舉過頭頂。說。誰稀罕這幾十文錢。修補老僧的五臟廟。要化就化給一兩銀子。少一分不行。還要你家大奶奶親自送來。再則就使他房裏的小丫鬟。把銀子放在老僧這鐵鉢孟內。足見他不把老僧當做普通乞丐的人看。待別人送來也不行。大奶奶聽小廝是這樣說。心裏雖氣忿得很。但明白這老和尚須不是好惹的。似乎聽得有人敲着個鐵鉢孟。敲得鏗鏗的響。大奶奶嚇得什麼似的。隨手在身邊摸出兩塊銀餅。約有一兩多重。塞在我手裏。說道。快拿去化給他。省得他到後面來搗亂一陣。我拈着兩塊銀餅。才走出房來。即見老和尚把大



鐵鉢孟仰放在頭上向我笑道。你的罪也受夠了。還不跟著我來。我看老和尚。似乎在五年前。曾到我家化緣。欲化我做徒弟。似乎被我父親拒絕了。當時我見了老和尚。心裏好不歡喜。老和尚便向我招招手。不知怎的。我的脚步。同老和尚一樣跑得飛快。老和尚頭上頂的大鉢孟。却動也不動。出了姓錢的人家。跑有三四里路。老和尚便隨身取出一套僧衣。給我換過。後面似乎有人追趕。老和尚便又帶着我飛跑。那些人只追趕不上。老和尚連夜便把我帶到這地方來。收我做徒弟。他說我夙根極好。夙孽極重。非換了僧服。薙去頭髮。不足消弭前生的罪孽。待到你的罪孽消除了。才是你學劍學道的時候。我拜老和尚爲師。只三個月。每日除行些方便事。而外。盡在書裏聽老和尚的吩咐。老和尚便是此刻你我的師傅。傑民道。師傅是個尼姑。你怎說師傅是個老和尚哩。夢玉道。師傅從龍



安帶我到虎泉寺來。不是也裝着一個老和尚麼。正說到這裏。忽然看見窗前有道電光一閃。傑民姊弟都驚得放下飯碗。問是什麼。性能道。今夜師傅丹房裏。很是熱鬧。好在師傅預先招呼我。帶你們姊妹去見識見識。不過你們言語舉動間。怕不懂得禮節。我們祇可先站立師傅背後。非經師傅命下。不得妄言妄動。傑民姊弟都說了聲領會得。一齊走到慧遠的丹房。看丹房裏的陳設。忽然變更了。當中一張方桌。兩把椅子。兩邊都排列着許多椅櫈。慧遠同一個年老的貧婆。對面坐着談。性能同夢玉傑民都站在慧遠的背後。却聽慧遠向那老貧婆說道。吳太太。我有件事要問吳太太。聽說山西狄龍駿。新收好幾個徒弟。畢竟是那幾個。吳太太道。這個我知道很詳細。由他大徒弟癩梨頭道人。引進太華山那柱在他門下。做了第六名徒弟。河南呂寧。在他門下做了第七名徒弟。又由那柱呂寧



引進芒碭山彭林。做他門下第八名徒弟。熊耳山苗奎。做他第九名徒弟。花明第十名徒弟。沈剛是第十一名徒弟。毛霸是十二名徒弟。這幾個人。都由邢柱呂寧二人引進。（啣接江湖歷險記中文字。不用鋪張而表情自現。以下仿此）慧遠道奇呀。會使三元會邪術的人。也會投入狄老的門下麼。吳太太道。彭林雖是三元會佟元的徒弟。在佟元未死以前。很鄙薄佟元的爲人。向沒用三元會的邪術。輕易傷害人性命。同太華山邢柱有點情面。邢柱使用乾坤鏡。誅殺佟元。報了大仇。會同呂寧。踏過芒碭山。被彭林苦苦款留二日。巨耐那彭林很有心胸。他說三元會邪法。厲害的了不得。若借用邪術。在江湖上混。卽令國法不能奈何他。天理也怕容他不得。自願改邪歸正。學習氣功。祇恨沒有相當的師傅。却被邢柱二人記在心裏。辭了彭林。又到十虎村。見過苗奎一千強盜。那些強盜的心胸。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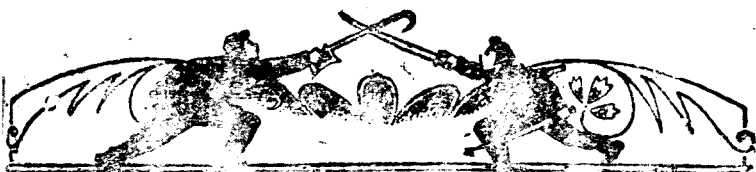


高人一等。都在邢柱呂寧兩人面前。艷羨他們將來投入狄老門下。成就不可限量。所以邢柱呂寧到綿山繳還了乾坤鏡。由癩梨頭道人引進。拜在狄龍駿門下。隨後他們兩人。又將彭林苗奎一千人等。向狄龍駿介紹了。不料狄龍駿初時不敢貿然承認。幾經審查。幾經試驗。才準許邢柱呂寧的請求。由他們引進。便收容彭林苗奎諸人在門牆之下了。慧遠又想起一件事來。要問吳太太。畢竟是什麼事。且俟第四回再續。

第四回

聽凶耗英雄落淚 談數命國士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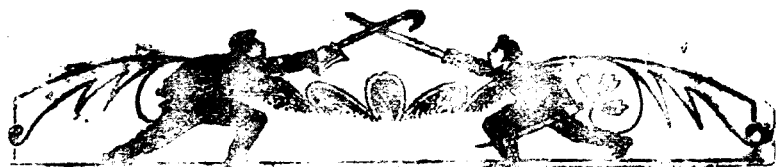
話說慧遠又向吳太太問道。宋雅宜這個孩子。現在何處呢。他不是由柳舜英帶到綿山去麼。吳太太尙未及回答。忽然一道金光在屋外一閃。便見慧遠同吳太太站起身來。齊聲說是桂仙祠女道學來了。接着便有一個年老的道姑。飄然進來。兩眼閃閃搖動。向夢玉傑民望了望。便同慧遠及吳太太各見了禮。坐下來便指着夢玉傑民。向慧遠問道。這兩個孩子很不錯。可是慧師兄的高足麼。慧遠掉轉臉向夢玉傑民喝道。兩位師太在這裏。快同性能過來見禮。笑話。我同吳太太談心。幾忘記你們站在我的背後。直待悟師太指示才明白。我心裏很慚愧。夢玉傑民性能便走過來。向吳太太老道姑各見了禮。慧遠道。這是安徽黟山吳太太。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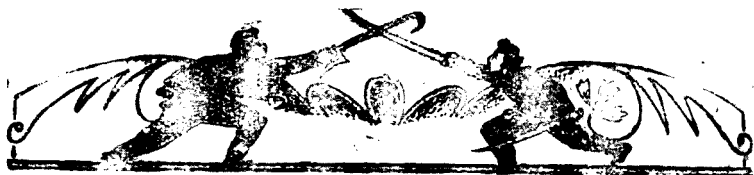
鷄足山桂仙祠悟師太。法號上悟下因。小子們得拜識前輩太太慈顏。是很不容易的。吳太太也向夢玉傑民性能都望了望。問道夢玉傑民的來歷。向悟因笑道。性能可以小就。但是這兩個孩子。將來可望大成。慧師好生扶持。不可令他們迷失來時道路。慧遠道願受吳太太教訓。旋說旋向夢玉三人說道。你們的年紀很小。講到公開大會。本不必令你們預聞。所以容你們站我背後。教你們認識前輩或平輩同道中人的面貌。此刻祇有吳太太悟師太兩人。你們都已拜識過了。停會他們齊集到此地。等開過了大會。我給你們一一拜見。好生記取。不可遺忘。說罷。一揮手叫夢玉三人仍站在他的背後。悟因又向慧遠吳太太說道。聽說令郎小乙已娶了親。就是落峯山烈士蘇光祖妹子蘇玉瑛。貧道本當在今夜補送吳太太的賀禮。但貧道近來也收個小徒弟。吳太太也該給貧道賀喜。哈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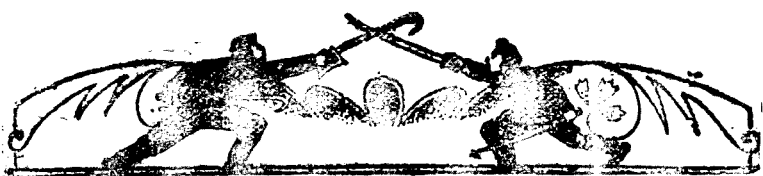
是自家人不要講客氣。在慧師看我們的賀禮，還是兩兔了罷。正用不着循習往來應酬的俗套。吳太太未及回話。慧遠道：你說這樣話，是要貧僧補給你們兩份的賀禮。但貧僧也收兩個小徒。論理你們也該補賀。就依悟師太的話。同是自家人，不要講客氣。正用不着循習往來應酬的俗套。吳太太道：此列會場中人，才到我們三個。我要趁此時間問悟師太：你收我內姪做徒弟，在你已破了牢不可破的習例，怎麼你又收一個徒弟？這孩子是那裏的人？資質比傑民姊弟怎樣？悟因道：李鼎是貧道的男徒弟。這孩子是貧道的女徒弟。資質倒看得去。若較傑民姊弟，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要看他們將來成功怎樣。此時貧道正不敢妄為軒輊。這孩子便是李鼎的未經完娶的妻子。須俟玉蘭終喪以後，貧道才令他們證成了眷屬。吳太太道：這孩子敢是青龍關鯉魚堡宋鐸的女兒宋雅宜。



麼。他是怎地到你門下。做你徒弟的。慧遠也說道。貧僧也因雅宜的消息不明。想起來有些放心不下。方才正要問吳太太。不妨悟師太前來。把吳太太的話打斷了。原來吳太太也不明白呢。吳太太道。我未嘗不明白一二。祇不能詳細明白。慧師太請聽他說是怎樣。悟因道。雅宜在茅山石洞。吳太太不是對狄老說。要求狄老差遣柳舜英。帶着星胆璇姑的乾坤鏡。到茅山石洞來。幫助雅宜。用乾坤鏡破壞張義的邪法。使雅宜給玉蘭報雪冤仇麼。雅宜報仇以後。由舜英將乾坤鏡交給呂寧。托呂寧轉交邢柱。待邢柱殺了佟元。這乾坤鏡却要他們兩人。仍送到綿山。舜英交過了乾坤鏡。便帶雅宜回到綿山。雅宜拜謝過狄老的大恩。和星胆光變璇姑三人也相見了。狄老原意想收雅宜在他門下。但因雅宜的意思。不忍離開他的父母。想起玉蘭生時對他的恩點。並要侍奉穆太太的晨夕。好替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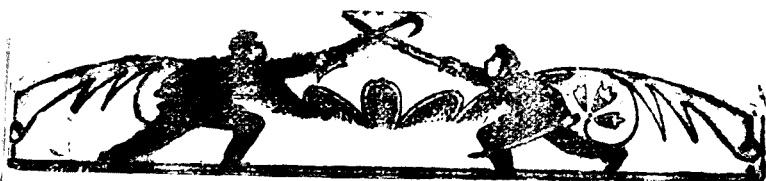
玉蘭盡全孝道。但狄老不願違拂他的意思。着令璇姑將他送到劍門山竹林寺。真如道兄那裏。璇姑便回山覆命去了。雅宜見過他父母。並真道兄。真明自己的志願。真道兄便着人將雅宜及他父母送到羅垠山。並侍奉穆太太的晨夕。穆太太聽玉蘭殉烈而死。哭暈過好幾次。幸雅宜能替玉蘭盡全孝道。如侍養他生身父母一樣。如玉蘭生時對穆太太一樣。穆太太便收玉蘭做義女。要實踐玉蘭的遺言。想給雅宜做媒。嫁給李鼎。填補玉蘭的缺。恰好李鼎到羅垠山。看望穆太太。聽得玉蘭的凶耗。只哭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立誓不願再娶。經穆太太幾番訴說玉蘭的遺志。仍要李鼎做他的女婿。李鼎如何肯答。應穆太太又派人到桂仙祠。請我出來做媒。不知經許多籌劃。費許多唇舌。李鼎仍然不答應。苦得我們沒有法想。還是劍門山真如師太出來。用他的法術。在李鼎跟前把穆玉蘭的



魂靈顯出來。由玉蘭的魂靈向他說出一篇道理話。用村學究責備蒙童的神氣。責備李鼎。李鼎才流淚拜受。李宋的姻緣名義已經訂定了。李鼎也回到羅珉山住。回想玉蘭二年之約。更使他悽然心慟。貧道因李鼎也要給玉蘭代全孝道。不願離開穆太太左右。貧道在勢又不能使他荒蕪舊業。只得夜間抽出功夫來。在羅珉山往教。却因雅宜這孩子的根器也看得去。也就拉攏他在我門下。略學一些本領。憑良心說一句。若論現在雅宜在狄老門下。不及在我門下。若論將來。他在我門下。殊又不及在狄老門下。但我不能強迫他的志願。使他仍到綿山。在狄老跟前練習。吳太太聽到這裏說道。師徒總該要有緣分。有緣不可推辭。無緣亦不能勉強。但我看狄龍駿在這時候。雖未聞道法。大器晚成。將來非我們敢望頂背。慧遠道。狄老將來雖無緣得聞三峯嫡派的道法。但卓然別成一家老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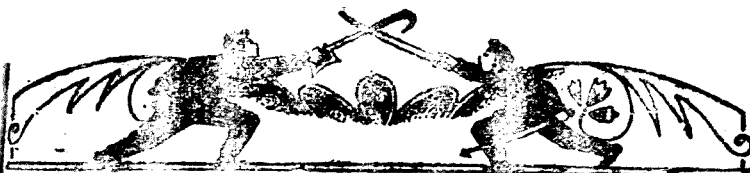
誠非我們所及。不然。柳舜英的根基也不錯。既入我門下。我肯把那樣有資質的徒弟。讓給了他麼。他們說着這些話。性能尙能知道一二。而在夢玉傑民聽了。正如小沙彌看了丈八和尚。只摸不着半點頭腦。但兩人的記憶力甚強。能將這些話深深浸入腦海。又聽吳太太向悟因笑道。可笑我家那個蠻爪。他有什麼根抵。也要同他的媳婦。到會場來見識見識。大約停會兒要到會場上出乖露醜。不識李鼎同雅宜是否前來。最好他們也該到會場簽了名。不枉投在師太門下一場。悟因道。來是自然要來的。大路由劍門山真師太帶領他們前來。慧遠道。綿山狄老該要早來了。他向來做事。不肯落在人後。大約他也要帶着他門下的徒弟前來。所以來得遲了些。才說完了。又見空中電光一閃。悟因道。不是狄龍駿來了麼。我們幸沒有說他的壞話。字未吐出。却見是一個醉漢。扶着個武裝貌美的



女子走進來。便嘻天哈地的笑道。你們來得好早呀。這會場是很熱鬧。肯攜帶攜帶我吳小乙。想不妨事。吳太太忙向小乙喝道。這是什麼所在。容得你大驚小怪。你可又撞了黃湯。連眼睛都紅了。快同你媳婦站我背後去。休得再這們咆哮無禮。使你兩位師伯母笑我太沒有家法。小乙只得把舌頭一伸。拉着玉瑛。站在吳太太背後。又用兩個手指。似乎要挖玉瑛的屁眼。望着傑民二人。逗引他們嘻笑。三人都把頭一低。不去理他。剎那間。又見從門外飄進兩個人來。是一男一女。男子已有二十開外。相貌雖然俊美。但神態却甚悽愴。女子看去約莫十八九齡。柳眉斂怨。黛深凝香。表現出兒女英雄一種愁態美。兩人先向慧遠見禮。然後又向吳太太。因見禮。吳太太向那女子望了望。又向那男子說道。雅宜姑娘還好。毋怪穆太太使鼎兒訂定了這段良緣。吳太太話說完了。李鼎同雅宜都站立。



悟因的背後，各用手擦摸着眼淚，却被慧遠看在眼裏。向吳太太道：「穆小姐也算生榮死哀，貧道想起他的結局，倒也無淚可揮了。」忽然吳太太嘆道：「竹林寺真師太來了。」果然有個年紀在五十開外的老尼姑，後面跟着兩個女子走進來。那兩個女子，一可十六七，一可十一二。那尼姑正是劍門山竹林寺真如，指着那年紀小些兒女子說道：「這是小徒富梅姑，是杏姑菊姑的妹子。」也同穆玉蘭是一娘所產。又指那年紀大些兒的女子說道：「這是小徒卞愛鳳，是卞滄陽知府的女兒。」由亡徒王繡鸞引進，他投在貧僧門下。這兩個小孩子，也得預聞大會，算他們的造化。說着，便由慧遠三人請他坐下來。梅姑愛鳳對慧遠三人行過了禮，也就在他師傅背後站定。這時候猛聽得房外履聲大作，夾著一個很蒼老的聲音，說：「狄某來遲，勞四位師太久候了。」幸勿見怪。語聲才畢，即見一個鬚眉皓白的老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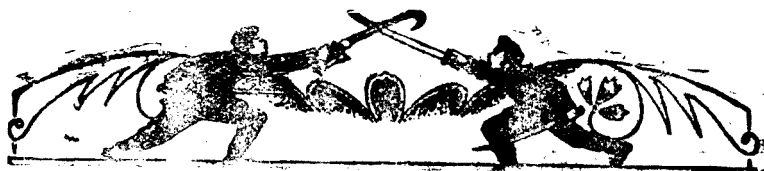
領著男女十三個人。魚貫也似的走進來。那十三個當中。形形色式。俊醜各有不同。有一個五十來歲的道人。禿頭上纏起一裏青布來。各人都見了禮。吳太太向那老叟笑道。可見狄老門下。英才濟濟。祇聽說你共收十二個徒弟。於今却是十三個了。像我就無緣得收個。可以傳我衣鉢的徒弟。狄龍駿笑道。吳太太這是不肯輕易接近塵俗。若破例肯收徒弟。此刻吳太太門下的人。怕不已傳遍安徽一省麼。兄弟至今也祇收十二個徒弟。除去癩梨頭。柳星胆。方光變。兄妹。及邢柱。呂寧。諸人而外。其餘都是掛名。尙未卜告祖師。實行傳授他們的本領。末了進來的一個。是兄弟的徒弟。叫做神眼彪。袁壽山。這後生也很有眼力。很有肝胆。所以也帶他來觀光。觀光。狄龍駿說了這些話。隨便坐下。他的隨行十二個徒弟。如癩梨頭道人。如柳星胆。如方光變。如方璇姑。如柳舜英。如邢柱。如呂寧。如彭林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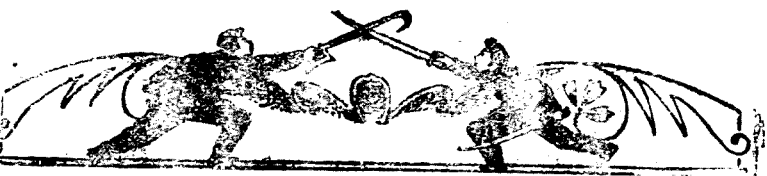
奎花明沈剛毛縉。並同苗奎的徒弟袁壽山。也都站立在次龍後。當由慧遠吳太太。因三人。因狄龍駿是三峯祖師的門下。推定他首席。坐在正中。一把椅子上。狄龍駿屢經勸辭。叵耐他們都苦苦推舉。沒奈何只得坐下。吳太太和悟因都已分坐。慧遠却坐了主位。各人經過各人的師傅命下。也就一排一排的列坐下來。傑民姊身體又小。坐在慧遠背後。座上諸人。因會務忙碌。多半沒有關心他們這兩個不圖緊要的人物。慧遠令人獻上茶菓。大家略吃些。兼他有的意思。當時萬賴沉寂。惟見狄龍駿沈着那喉嚨說道。前者我血戰而死的同志諸君。懷抱國仇主義。竟至流血以死。齋僕以沒。本來我國華種天子孫。誰也不願做天長地久的奴隸。不把這山河弄得破壞支離。也斷沒有建設的日子。論滿廷的人物。大半是醉生夢死。至於那些老弱殘兵。更非我們敵手。不過清清的孽運正



隆。凡是發難揭竿者。人材非不英勇。兵力非不精強。謀劃非不周到。宜若揮復這大好山河。勢如破竹。而終致一敗塗地。竟沒有一個僥倖成功。在略通一點物理的人。總該知這孽運兩字勢力。大的匪夷所思。虫魚草木。都各有其孽。滿清的孽運。更非偶然的事。狄某自愧未聞道法。不敢倡言天數。但據推測上得來。若言革命成功。還在百年以後。我們在這時候。只抱定拯救同胞的主義。暗暗傳播些革命種子。洵至世代相傳。生生不已。革命種子遍天下。那時滿清的孽運漸消。欲扭轉這乾坤。直如反掌。狄某明知這話出了口。在座諸君。必有疑及狄某畏勢貪生。不肯繼承先烈遺志。再舉義旗。甚有罵狄某爲涼血的。狄某也在所不計。接著真如又起身說道。天運下數諸字。雖然有憑。有時亦無憑。就因天下人心。不能挽回。這無可奈何的數命。滿清入關。出其毒如猛虎。結如狡兔的手腕。在先知先



覺的革命人傑。早已望穿賊人之胆。而在一般睡生夢死的民衆。還以爲滿清替我們平治天下。都感激他聖德如天。一瓣心香。早視滿人爲神聖。不可侵犯。人心如此。雖有少數先知先覺的革命人傑。如何能挽回數命呢。這是一件很痛心疾首的事。貧僧此時方寸已亂。一切均聽首座主宰。悟因緣。拯救同胞。暗暗傳播革命種子的話。最是顛撲不破。但狄老言滿清人物大半醉生夢死。蓋指一種尸居高位的官吏而言。請諸君不用錯認。做滿清官吏的人。未必盡是蠹賊。不做滿清官吏的人。未必盡是聖賢。總之要看他立志在什麼地方就是了。我們祇抱拯救同胞。暗暗傳播革命子孫的主義。成功不計目前。也許在百年以後。若在此時。想湍憑血氣之勇。支離破壞。視人命爲草菅。革命人物。將死亡靡盡。更有誰來傳播革命主義。以挽此無可奈何之孽運歟。慧遠道。諸君多以貧道向來與物無



第四回 聽凶耗英雄落淚 談數命國士灰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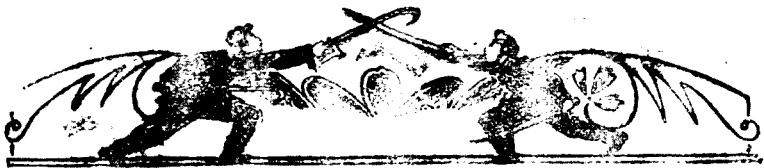
一四

爭與人無忤。蓋非真屬貧道知己。貧道特約諸君屆期赴會。議決此事。却也另有一個緣故。畢竟是什麼緣故。且俟下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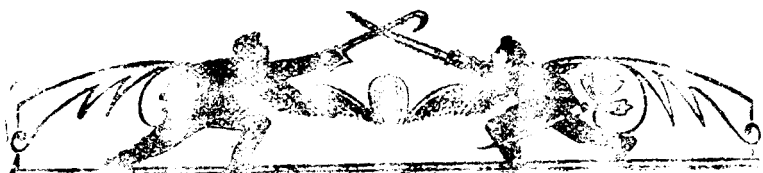
第五回

小俠客石洞拜師 癡道人禪園討劍

話說慧遠正色向下說道。秘密運動革命進展。傳播革命種子。不宜鋒鋇外露。使人輕易看出本來面目。於革命前途發生偌大的障礙。最好平心靜氣。革除一種龍拏虎擲的惡習。出處行藏。都不求驚人駭俗。而中心主宰。始終爲革命在黑暗的前途中。預謀放大光明。才是革命先聲的主幹人物。貧僧久懷此志。所以歛迹含光。不恃客氣。諸君若疑貧僧是與物無爭。與人無忤。是豈貧僧的知己。今貧僧欲有進言於諸君者。是在隱微之處。對於秘密運動革命前程。傳播革命種子。却不可一刻停止進行。而在表面上。仍宜溫俗和光。不容絲毫顯出自家的行徑來。願諸君三思。狄龍駿道。慧師的名言。獨有心得。令我毋任嚮往。凡我門下的後生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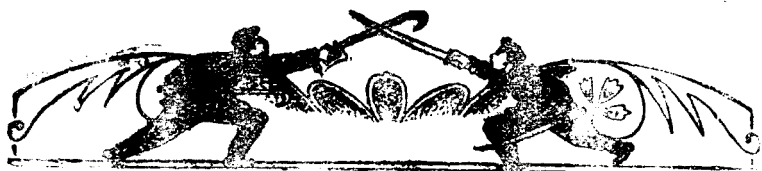
宜飲諸肺腑。這確是你們暴動者一劑良藥。吳太太也說道。慧師太不愧爲陰平道上一尊大佛。對於謀益革命的籌慮。精明強練。果是名下無虛。眞如悟因都齊聲說道。狄老之言有決斷。慧師太之言能實行。都算得革命中有主義有定性的人物。玉蘭諸人若飽聞二公議論。變化氣質。他們生死尙未可預卜。却該位置他們。做革命的流血的人物。這也是凡事難逃得個天數。慧遠道變化氣質的話。談何容易。玉蘭諸人其平時所受激刺過深。你想遏止他。却斷乎遏止不住。不然。貧僧豈有束手待視他們就死的道理。現在莫謂滿洲無人。須知他們的孽運正隆。你有十分能耐去反對他們。必產出十一分能耐的人。幫助他們來對待你。天下之大。億兆萬人之衆。你有限幾個人去對待他。那有什麼用着。所以狄老傳播革命種子的秘密運動。這是我們着手第一的辦法。諸君只取狄老偉論行事。



不可枉自暴動。自取敗亡。個人的生死禍患還小。恐怕滿洲人覺得我們中國的人心。還未完全死盡。由此箝制中國人。我們的法子愈精。虐待我們中國人的手段。亦愈加毒辣。反於將來革命前程。大有障礙。大家公同議定。由首席狄龍駿發下命令。從此戮力同心。照着這決議的宗旨行事。立下誓書。各人在誓書上簽了押。就中如李鼎愛鳳梅姑三人。在先聽狄龍駿那種議論。雖由天嘗沒有可信。但仍以狄龍駿是虛度苟安梅姑。是小孩子性格。真暗暗罵狄龍駿涼血。算不得革命的人物。及聽慧遠的語調。不由在剎那間。都開了智慧之花。把從前的一種龍拏虎擲之氣。挫息了一大半。才信得狄龍駿並非涼血。是個有涵養有作爲的革命人物。祇得隨衆在誓書簽押。誓書在押前焚化了。慧遠又命夢玉傑民性能三人。拜識諸前輩或同輩的人物。衆人看夢玉傑民的神氣骨格。都期望他



們將來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大會已經閉幕。衆人也各回山寺。以後便照着這夜會議的宗旨行事。各用其秘密運動手段。暗暗傳播革命思想。結果也養成不少的革命種子。却爲近代革命諸公的嚆矢。祇是這種事。係填補紅顏銜血記。及江湖歷險記書中的事實。不得不在這地方告一段落。但同這部雙劍繡姻記中。沒有多大的關係。只得割愛將此事的結局。從簡略過。並且在會衆同志。將來道法上的成就。在本書中祇虛寫一筆。填實了轉覺乏味。在下寫這部雙劍繡姻記的文字。是月夢玉傑民作本書的線索。書中的主角。就是小俠誅仇記的擅場人物。柳星胆和方璇姑的姻事。在小俠誅仇記中。早已預伏一筆。在下因寫紅顏銜血記。及江湖歷險記的文字。却將這件事虛空攔起。于今看要到寫到他們締姻的事實上去。但天下有情人。證成眷屬。殊非易事。其中難免事實上橫起波



瀾情海中陡生漩渦。要經許多的困難。費許多的手續。終之締結良緣。方算有價值的美滿眷屬。要寫星胆璇姑的締姻的事。就中要請出許多的陪客。如悟因門下的李鼎宋雅宜。如星胆的內兄方光燮。和他妹子舜英。凡此不可枚舉。夢玉傑民。也是陪客中的兩人。如今一條線索。仍先在他們兩人身上寫起。接連牽到雙劍締姻的正文上去。却仍在這條線索。爲本書告一結束。請閱者諸君。少安毋躁。給在下慢慢叙來。本書二十四回。總有剪裁。斷不致喧賓奪主。胡亂將這枝筆野下去。且說慧遠那夜從狄龍駿一衆人物去後。便再從那箱子裏取出兩枝小劍來。說這兩枝劍是一陰一陽。陽劍名爲青鋒。陰劍名爲秋月。係我從綿山星胆方璇姑那裏借來。並已通過了狄老。現在星胆璇姑的劍法。大有進境。不論用什麼劍。那怕就是一塊頑鉄。只要他們運用精氣神的劍功。運注在劍上。便能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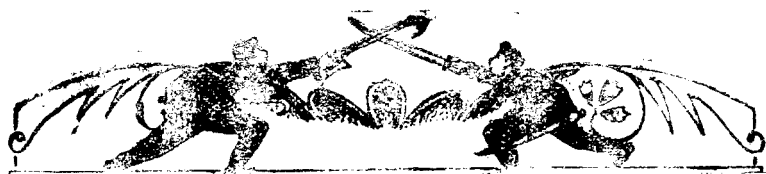
斬人頭。毋異探囊取物。不過非此兩枝劍。不能奈何罩門中人。自從空巖和尚一輩子人就戮以後。江湖上練習罩門功的人。看來已無噍類。這兩枝劍他們暫時是用不着。我借來給你們應用。看你們的根器。用這種劍練習。轉比較用其他的劍。練得容易些。六個月以後。你們的劍法成績。雖及不上星胆璇姑。只要你們苦心煅煉。普通煉劍法的人。怕終不是你們的對手。傑民聽了問道。他們既用不着這兩枝劍。師傅正好討來。借劍終要還給他們的。慧遠道。我何嘗說他們用不着。不過暫時是用不着。夢玉道。他們什麼時候要用呢。慧遠道。只隔二年期間。他們便要這兩枝劍了。我只借六個月。便還給他們。不耽擱他們的事。夢玉傑民同時問道。他們爲什麼在二年後。用到這兩枝劍呢。慧遠道。看你們姊弟兩人。心志端一。就將這緣故告訴你們。料也不致分了你們學劍的心神。當日狄老將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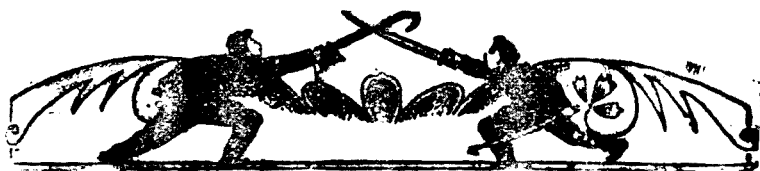
兩枝劍分給他們兩人練習。已在這兩枝劍上替他們訂立了婚姻。姊如星胆因父死心喪。二年六個月。璇姑也因星胆父死心喪。二年六個月。却又因他父親方繼武。有兩年六個月的血喪。共是心喪五年。所以他們成婚時期。要在五年後。如今已過三年了。爲期祇有二年。便是他們兩人成婚的時候。他們由這兩枝劍訂立婚姻。將來到了時期。自然要這兩枝劍證成婚禮。所以我不能討取。祇得借來一用。六個月後。我再拿別種劍來給你們練習。說完這話。忽然慧遠叫了聲奇怪。便見有一道金光。一道白光。從桌上飛舞起來。看那金光中有一個劍叟。白光中有一個劍婆。金光白光只一確。劍婆劍叟都同時不見。兩道劍光早纏繞一處。飛射出門。倏然間已不知去向。夢玉傑民都有些吃驚。慧遠忙鎮定了心神。掐着三個指頭算了算道。是我錯了。你們是姊弟。不該借陰陽劍來給你們應用。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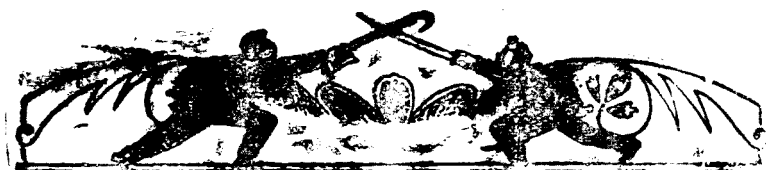
兩枝劍有質有神。質則崇假練習功夫。神則崇賴人靈感作用。這兩枝劍既能變質通神。他們已有了明主。豈肯隨便再給人應用的道理。夢玉傑民兩人尙解不出他師傅話裏的意思。接著慧遠又取出普通人認爲寶劍。他們看似尋常的兩枝劍來。由夢玉傑民行過拜師的大禮。慧遠便先教他們一種的劍法。當夜兩人各回自己丹房。每日却由慧遠來指示他們的劍法。光陰易逝。烏沉兔逝。轉瞬已將近二年的功夫。夢玉傑民的劍法都有了幾分根抵了。慧遠繼續教著他們一些吐納的功夫。不在話下。却好這一天。狄龍駿差癡梨頭印曇到虎泉寺來。給星胆瑤姑討取青鋒秋月劍。慧遠道。這兩枝劍本由貧僧約定借用六個月。仍然交還原主。不意在那夜公開大會以後。已自由自性回奔綿山去了。旋說旋將那時的情形。向癡梨頭印曇說了。癡梨頭道。師太是什麼話。如果兩枝劍已自由



自性的歸還原主。做家師還着晚輩前來討取麼。慧遠聽了。這才錯愕不。小口裏却說道。我分明算準這兩枝劍已回去了。我那有賴劍不還的道理。癩梨頭道人道。做家師也因這兩枝劍。在一年以前。自然由師太還給柳方兩人了。昨天星胆却問師傅。青鋒劍可由師太送給師傅沒有。師傅說是沒有。又將璇璣喚來問時。原來那秋月劍。也不曾是給璇姑。師傅想師太並非輕諾寡信之人。本來師太當日要討這兩枝劍。何必言借。借了這兩枝劍。也斷沒有不還的道理。這兩枝劍若仍歸我師傅所有。師太就不言討來。師傅亦必送給師太。毋如這兩枝劍所有權。不在師傅。並關係方柳兩人的婚姻。所以看這兩枝劍。沒有由師太送來。事關重要。並非疑師太不肯交還。實在怕這兩枝劍。已被我們的仇人盜竊了去。這事就有些棘手了。所以不特不令晚輩前來。向師太問個明白。慧遠聽了。訝道。誰



有這們大的本領。敢到我丹房裏盜劍。從實說一句。我的法力。不是尋常人好欺賴的。說到我這道力。大略這時候你師傅也還明白。我當初曾算得這兩口劍。是由洞中出去。回到綿山。一點也不錯。難道在半途間被人刺劫去麼。旋說旋緊閉雙目。心問口。口問心的。掐着指頭。又仔細算了一會。很從容說道。不錯。是有人在半途間刺劫去的。癩梨頭道人道。師太看是被誰人刺劫去呢。慧遠笑道。我的道力。祇有這點兒推測。果能處處算準。我就是個活神仙了。但我終算得這兩枝劍。須仍還故主。不能用我們出馬。對不起。你回去將我的話答覆你師傅。你師傅自然知我不是賴劍不還的人。我的人格。並非不值一物。癩梨頭道人道。師太這是那裏的話。師傅斷沒有這樣心腸。疑惑師太將這兩枝劍隱藏起來。晚輩就回去將師太的話覆命。若由師傅去求吳太太。或者吳太太的金錢。能推測刺劍



的人來。說著便向慧遠告辭。回到綿山。見了狄龍駿。說是如此。狄龍駿聽罷。向癩梨頭道人罵道。老夫令你到慧師那裏討劍。討不來也就罷了。慧師是要掩藏青鋒秋月劍的人麼。這其中想必另有一個緣故。你這孩子說話亂得罪人。你自己還不知道。你說這兩枝劍。沒有由慧師太送來。事關重要。照你的意思。是胆璇姑有這兩枝劍。就可在今年證成婚禮。沒有這兩枝劍。就不能證成婚禮。這是慧師太心氣和平。沒有一些火性。若換一個急性的人。就因你的話得罪了人家。不是爲這樣毋關緊要的事。傷了同道的和氣。癩梨頭道人被狄龍駿責備了一番。連聲說是知罪。狄龍駿便揮手叫他退下。卻將是胆璇姑兩人帶到跟前。照着癩梨頭道人覆命的話。向他們說了一遍道。我已擇定你們喜期。是十一月初三日。在光燮舜英喜期前五日。本想將青鋒秋月劍。證成婚禮。實踐當日之言。現



在這兩枝劍已被人割劫了去。你們一般也可成婚。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意思。不過我想去掉青鋒秋月劍事。小不明白。割劫盜劍的人是誰。好在你們的喜期。距今日尚有兩個月。大後天是李鼎和宋雅宜成婚的吉日。吳太太同真如師太。慧遠師太。悟因師太。都要集齊在穆太太那裏。我第一期帶領你們去賀喜。請你幾位前輩師太。大家推算一番。究竟這割劍的人是誰。將來是否同我們有一番的拚鬥。你們以為怎樣。星胆聽罷。連聲應是。璇姑不禁羞的粉面通紅。也淡淡回說。個是字。兩人便退下去。星胆將璇姑請到自己丹房坐下。向他問道。今天是幾月幾日呢。璇姑道。你好糊塗。這話是從那裏問起。大前天係我父親的禪服之期。是八月廿九日。今天是九月初二日。你怎麼會忘記了。星胆道。我那有忘記了的道理。今天是九月初二日。距離十一月初三日。祇有兩個月的功夫。雲雲眼便到



了。璇姑道：師兄放鄭重些。師傳的規律，你知不知道，不容易好說話的。星胆踟躇道：夫婦之道，本爲人之大倫，這正是很鄭重的話。怎麼我一提起，你就要惱了。璇姑道：是說鄭重話，我就多坐一會。星胆道：我的心，你也該明白。我不肯輕薄人，怎肯對你輕薄。難道你忘記五年前，師傳令你苦心試驗我的事麼？五年前是這樣一個柳星胆，五年後也是這樣一個柳星胆。若說我有意輕薄你，我可對天發誓。倒饒得你來責備我。璇姑道：我相信你還是五年前一個柳星胆好了。你說，星胆道：我倒沒有說了。師弟請回丹房去罷。璇姑道：你沒有話說。我不妨向你說幾句。師傳前天喚我到他的丹房裏，問我，秋月劍可曾由慧師太還給我。我回說沒有。師傳並告訴我，你的青鋒劍，也沒有由慧師太還給了你。這話，我却不敢放在心上。及至今天，師傅對我們說的那一番話，知道這兩柄劍，已不在慧師太那裏，已被人



第五回 小俠客石洞拜師 魔道人禪園討劍


一四

在半途間割劫去了。我想大仇已報。這兩枝劍失掉了。原沒有什麼關係。不料我從師傅丹房裏走出來。忽然有所警悟。就怕我們的性命。已不久人世了。欲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六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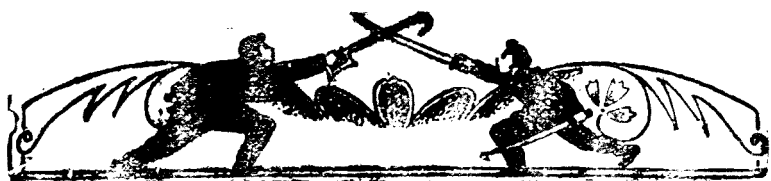
第六回

詮噩夢晤對知心侶 數家珍暢談先天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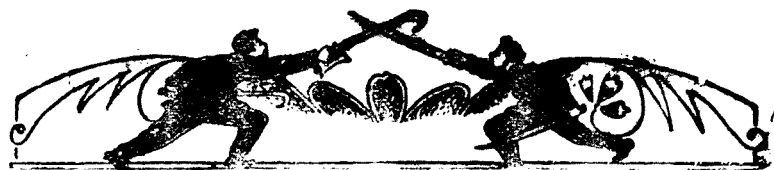
當下柳星胆很注意的向方璇姑問道。你有什麼警悟。怎地又說你我的性命。不久人世。快說。璇姑道。我從師傅丹房裏走出來。忽然想起一年十個月前。從虎泉歸來的那一夜。已是五更時分。我彷彿在睡夢中。看見那個劍婆梁秋月。很悽愴的在我面前說道。我們就此一別。相會不知何日。願小姐勿忘誅殺空巖的事。說完這話。便向我慟哭了一聲。我被這哭聲。惊醒過來。却是一場清秋大夢。縱然秋月有靈。我總以爲這劍被慧師借了去。不忍同我遠離。或者我心中喜歡這劍。一時分開。未免有些割捨不下。魂夢中的幻情。一半也是我的心靈作用。心想將這劍從慧師那裏討回。未免顯得太小器。當時既將這劍借給人家。人家約我六個月交



還。我還說是二年還我也不妨。如何借去才三天功夫。便能向大家討劍。怕慧師太笑我背信蔑約。不識前輩的抬舉。後來却因從事秘密運動。革命進展。暗暗傳播革命種子的事務太忙。反把這件事漸漸遺忘了。方才猛聽師傅那一番話。回想那時夢中的情景。彷彿我瞧見這秋月劍。是被空巖的餘黨。盡將劍刺去了。他們會習罩功的人。所怕就是這兩柄青鋒秋月劍。劫取了這劍。他們想乘間來對待我們。給空巖稍尙報仇。取我們性命。也算意計中事。所以我方有所警悟。就怕我們性命已不久人世了。星胆道。危害我們性命的話。這是師弟心神過敏之談。但師弟當初夢中情事。何不暗暗早告訴我。璇姑道。我告訴你。怕你焦悶。還是不告訴你的好。于今刻是隱瞞不來。星胆道。怎不告訴師傅。璇姑道。他老人家向來不信夢中的徵兆。都斥爲無稽之談。我雖不敢告訴師傅。等到羅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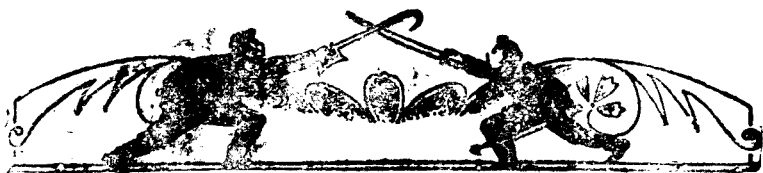
山時。我可以告訴吳太太。請他替我參詳。星胆聽了。猛的在桌角上。拍了一巴掌道。怎麼你的夢境。你的心情。同我沒有什麼差錯。我在虎泉寺。預會歸來的那一夜。也曾有過一夢。不敢到慧師太那裏討劍。所怕是慧師太。瞧不起我。太不能保守口頭信約。不曾告訴你。在先怕你聽了。生煩。以後也因傳播革命種子。事務太忙。把這件反淡。然遺忘了。方才聽師傅那樣話。我也知道師傅的性情。願改日告訴吳太太。不願告訴師傅。礙於平待他說下去。便問道。你究竟在那時。是怎樣一夢呢。星胆道。方才我請你到我房裏來。開口便問你。今天是幾月幾日。你不是說你自己割塗。怎麼會把日子都忘記了麼。我說。何曾是忘記了的。今天是九月初二日。距離十一月初三日。祇有兩個月功夫的話麼。其實我這話裏的意思。你如何猜想得到。你反叫我說話放尊重些。我曾拿話岔開。不肯把我的意思對



你披露出來。也怕你聽了心裏難過。現在也就不用隱瞞着你。十一月初三那一日。本是我們成婚的吉日。但我聽師傅在他丹房說的話。回溯當初夢中的情事。表面上雖然像是從容自若。其實我心坎裏。有說不出來的愁悶。我在虎泉寺預會歸來那一夜。也在五更時分。從模模糊糊睡夢之中。似乎見那劍叟李青鋒。現出慘淡的神氣。向我流淚。說公子好忍心和我仳離。使我惟有痛哭。公子須記取着二年後十一月初三的一夜。說完這話。也不等我回答。便向我一舉手。轉瞬間已去得杳無踪跡。醒來把這樣的夢境。仔細參詳。也許是凶多吉少。及至今年師傅給我們選定十一月初三日的吉日。我轉然想到李青鋒是因我成婚的一日。這青鋒秋月兩枝劍。也該從慧師那裏討了回來。要我重重祭謝他一番。不可忘記他撮合的恩德。誰知今天師傅說這兩枝劍。不在慧師那裏。已被人剽劫。



了。我又想這刺劍的人必同我們有過不去的冤仇。要想在十一月初三夜間報復。回想那時夢中的事。轉又使我心原胆怯。哎喲。但願我們的夢不靈驗罷了。兩人談叙多時。璇姑才快快別了星胆。回轉丹房。好一會。却見舜英來了。入門便向璇姑問道。你同我的哥。在那裏說些什麼。璇姑道。你知道我們是說些什麼。舜英道。你們的話。都被我聽見了。你們只顧說着體己話。那裏明白窗外有人竊聽。我聽了你們的話。心裏恨是不快活。回到我丹房裏。適值師傅前來查看我。我便將你們的話。告訴了師傅。師傅說夢中的情事不外性靈作用。那裏便有靈驗。他們前程寬大。縱有意外的禍變。老夫敢担保他們沒有性命危險。你去勸他們放心好了。我聽受師傅的吩咐。先到我哥哥那裏。把師傅的話告訴他。哥哥轉是欣然色喜。說學劍術貴能無罣無碍。豈惟妖夢是憑。你也是個很聰明的人。諒



不再因這緣故。使胸中稍有芥蒂。璇姑聽完這話。勉強安慰自己的心靈。舜英去了。到了第二日。是李鼎雅宜結婚前一日。世俗謂之催妝。狄龍駿就在催妝這一日。便帶着星胆璇姑兩人。到羅珉山來。原來吳太太也忙着到羅珉山賀喜。同狄龍駿師徒。却來得不先不後。狄龍駿師徒悄悄向吳太太將慧遠借劍後的情形說了。吳太太聽了。沉吟一會道。這事很值得研究。慧師太固然不是借人家東西。味瞞不還的人。他若不發覺青鋒秋月劍已回綿山。難道事隔二年。他不見了這兩枝劍。就是自家人。却沒有到綿山去打招呼麼。這劍自然在半途間被人剽劫去了。照兩位令徒夢中的情事參詳起來。不能一例斥爲荒誕不經之語。也訴剽劫這劍的人。必是單門中的餘黨。未盡殲除。他們因聽星胆璇姑用青鋒秋月劍殺了空巖和尚。未免兔死狐悲。便不分皂白。不問情由。一服怨恨之氣。結在



星胆璇姑身上。以爲得了他們青鋒秋月兩柄劍。他們練過單門功夫。便天不怕地不怕。能給空巖和尚報仇。祇是青鋒秋月兩枝劍。已到了他們手中了。他們給要空巖報仇。便準備給空巖和尚報仇。何故遲至一年十個月之久。尚沒有人和星胆璇姑兩人爲難呢。並且照星胆夢中情事推測。似乎青鋒有靈。滿面淚容。叫星胆記取着二年以後十月初三這一夜。若用着純潔理智參詳。總想到這一夜。當是單門中人來給空巖和尚報仇的一夜。他們要給和尚報仇。怎麼必須延遲到這一夜才報仇呢。這其中當然有個要緊的緣故。讓我來仔細審度審度。說到這裏。緊閉着眼珠。沉吟了一會功夫。忽然像有些明白的樣子。便向狄龍駿問道。星胆璇姑兩人。投在你的門下。差不多已有五年了。在這五年期間。你傳授着他們。是些什麼功夫。狄龍駿道。講到我師徒的功夫。真是見笑笑吳太太。吳太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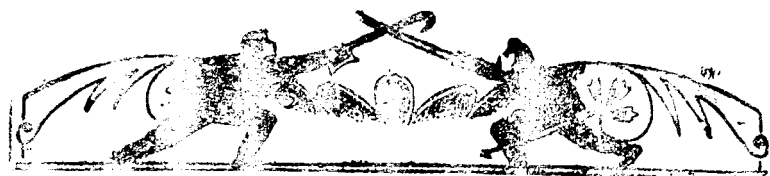
插着說道。自家人講話不用客氣。狄龍駿道。却祇傳得他們點點的劍法。並一些兒氣功。吳太太道。劍功且不管他。我倒要問問他們學的氣功。狄龍駿道。叫他們在吳太太前獻醜一番。看是怎樣。吳太太道。用不着獻給我。我看問明了我就有鑒識的把握。記得二年前。他們同光燮舜英兩人。不是在紅蓮教薛天左面前。玩過雞蛋的把戲麼。璇姑曾用兩拳。當做兩腳。在裏一圈。一圈分列成圍。五百個雞蛋上溜跑。身子就像遊龍一樣。迅快。兩拳毋論着在那個雞蛋上。總像行所無事的。兜轉過一個圈子。是這樣。兜轉過十來個圈子。也是這樣。圈子越兜越小。兩拳也越溜越快。把那五百個雞蛋。一個一個都溜過了。沒有一個雞蛋不在他拳頭上著過。沒有一個拳頭。碰碎一個雞蛋。難得是沒有一拳溜滑。是胆又加上五百個雞蛋。共是一千個雞蛋。個個靠起來。擺設在一具很重的香爐鼎旁邊。五寸



的地方。星胆站到雞蛋上。伸手提起爐鼎兩個耳朵。爐鼎的全身也應手而起。在雞蛋上的地方。舉着爐鼎。這一千個雞蛋。不是被他腳上的氣力踏碎。就要應上滾蛋滾蛋兩句話了。他却將爐鼎舉在手中。手上的氣力。像似大得駭人。腳上連一絲氣力也沒有。站在雞蛋上。舞着爐鼎。演出許多架勢。如同在平地上舞着一樣。他們的這運氣功夫。雖有高下。日下更比不得二年前了。究竟他們是學的那一種練氣功夫呢。狄龍駿因吳太太問這話的神氣很精細。彷彿問明了。就可解決那一層的疑點。很斬截的。給星胆璇姑向吳太太回道。他們這功夫是虛實活用。當初他們也學過實功。豈知運氣浸久。運得純熟。却端喜學虛功。實功反不輕易用著。吳太太道。這話固不錯。究竟虛是什麼功。實是什麼功。狄龍駿聽了。遲疑沒有回答。吳太太道。當初老祖師沒有向狄老說明麼。狄龍駿道。就因老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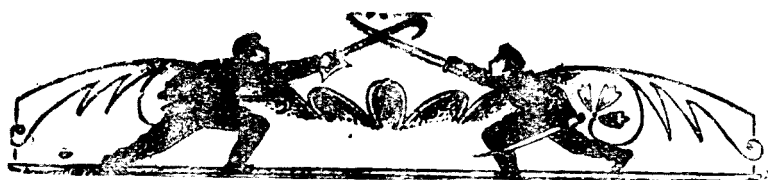
師沒有示我。我不敢妄加臆斷。吳太太道。這種虛實功夫。我自信知道很詳細。不過我沒有下苦心。怎樣練習過。實功還有一點。說到虛功。我心裏便想練習。也練不成功。你平時喜歡練實功。也喜歡練虛功。星胆璇姑也練過實功。祇因想學虛功的心思奮勇精進。他們的實功。轉不若虛功進步得迅快。狄龍駿不待吳太太繼續說下去。便問道。怎麼你要想練習虛功。却說不能練成的話來。吳太太道。這緣故我且對你保守秘密。停一些。你自會明白。氣功有先天後天之別。氣中有力。亦可謂之先天之力。與後天之力。怎樣謂之後天之力。後天之力。必借着物力。然後才有氣力。先天之力。卻祇是自己的氣力。後天功夫。是實力。單門中人的功夫。是端練實力。不攙雜先天氣力的作用。練到極頂。身體當然比金子石頭還堅硬。這種功夫。祇謂之後天功夫。先天的功夫。是虛力。星胆璇姑的功夫。却又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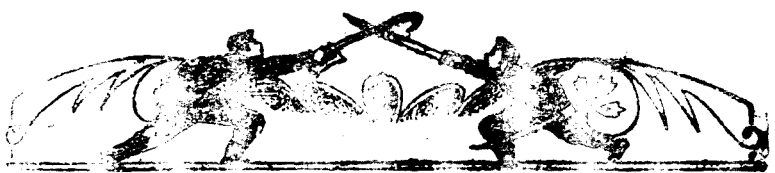
練虛力。不練實力了。虛力練得到家。毋論身體那一部分。都不能承受實力。也謂之先天功夫。先天的功夫。看有無窮之力。其實是虛無物。虛力比諸弱水。快刀可以斬鐵。不可以斬水。所以練習先天功夫的人。這虛力却不能傷人。但有人前來侵犯。也斷沒有傷在人家手裏。不信。我可以當面試給你看。旋說楚向璇姑一劍刺去。彷彿也刺個正着。璇姑也很納罕。說也奇怪。這劍分明是刺着。却同沒有刺着一樣。那裏能傷壞璇姑呢。又向星胆說道。你也要用虛力來打我一拳。踢我一脚。不拘你踢在我什麼地方。打着我什麼穴道。你看能傷壞我。星胆聽他這話。不是誇口。完全從根具上得來。真個打了吳太太一拳。踢了吳太太一脚。吳太太閃也不閃。動也不動。像似行所無事的模樣。一些也不受傷。吳太太笑向狄龍說道。我的話是不錯麼。竊因他們是虛力。我被星胆打上一拳。踢上一脚。沒有



受著絲毫的損傷。所以我說先天的虛力不能傷人。我刺璇姑一劍。這劍法實在在我殺手毒作。分明刺個正着。却沒有傷害璇姑分毫。所以我說先天的虛力。雖不能傷人。但有人前來侵犯。也斷沒有傷在人家手裏。既然傷人的功夫。是後天功夫。不是先天功夫。是實力。不是虛力。若在和人閃搏的時候。存心要傷害人的性命。才用得着實力。但要看穿對方人的實力。決非自己對手。才能用自己實力去傷人。如果對方人的實力。要比自己高強。不想用實力僥倖取勝。但用虛力同他周旋對付。能保險不吃虧。既用虛力和對方人周旋對付在。勢又要傷害他的性命。又該怎麼辦呢。所以練先天功夫的人。身邊也帶有很鋒銳的刀劍。就是準備用虛力和人對付。却借這刀劍殺害人家性命的緣故。練習這種先天功夫。非童男童女的身體。決練不成功。因為這是先天功夫。如何斷傷過先天精氣。



的人。還能練成先天的功夫呢。不但未練的人。已斷喪了先天的精氣。不能練成先天的功夫。便是練成了先天功夫的人。一斷喪了先天的精氣。無復童貞的身體。這功夫也就立刻渙解。所以這先天的功夫。也謂之童子功。你雖有這偌大的年紀。生平沒有娶過妻。犯過色戒。所以你得練成這種先天的功夫。癭梨頭印曇。和方柳兩家兄妹。都屬童貞的身體。所以他們也得練成這種先天的功夫。我聽你的九徒弟苗寧。曾娶過妻。你不信。將這先天的功夫傳給了他。看他是否學得成功。你就相信我說的這話。不是漫無根據。我方才說是不能練成先天的功夫。那其中的緣故。我不詳細說出。諒你們師徒總該明白了。狄龍駿道。好笑。我學的一種功夫。又將這種功夫傳給了我的徒弟。知道這種功夫很精微。却說不出。所以然。吳太太的話。真是言言金石。吳太太道。你不要扯淡。容或你說不出先



天功便是童子功的道理。但你該明白星胆璇姑這先天的功夫。在前一年。十個月期間。若有人憑真本領要傷害他們。斷沒有能夠可以傷害的。你縱未能決定朝劍的人。便是軍門中人。或者是會諳法術的人。朝去了。祭用。其實能使用法術的人。何用朝去這兩枝劍呢。這兩枝劍當然是軍門中朝去了。正說到這裏。忽的星胆恍然說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神劍有靈。叫我記取十一月初三那一夜的話了。畢竟後事如何。且俟第七回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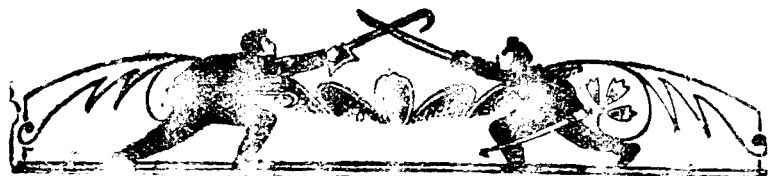
第七回

入深山慧師採藥 奪荷人馮俠逞凶


話說柳星胆忽的向吳太太說道。我明白了。我明白神劍有靈。叫我記取着十一月初三那一夜的話了。狄龍駿怕星胆再說下去。將置璇姑何地。連忙又用話岔開。豈知璇姑是個水晶心肝的人兒。豈有勘不透吳太太和星胆話裏的意思。粉臉上不由暈紅起來。低着頭暗暗沉吟道。原來我們近來練的這種功夫。是先天的功夫。愧我不文。不知先天後天的奧理。祇也聽得學劍之士。說過學童子功的人。男不能娶妻。女不能嫁婿。怎知道我們這功是先天的功。換一句說。就是童子功呢。祖師當年傳授我師傅這種功。沒有向師傅詳細說明。這是師傅終身沒有近過女子。所以能保持他這童子功。沒有渙解。果然師傅知道很詳細。他教我們練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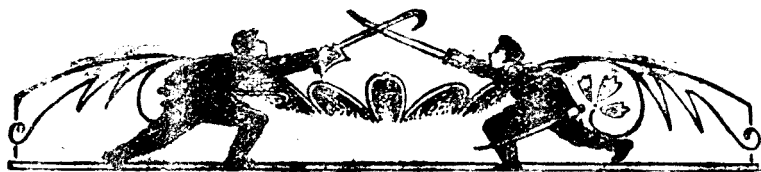
子功就不該給我們訂婚多費一番唇舌。要給我們訂婚就不該教我們練童子功。多吃這二年的辛苦。但是我們師徒既練成這種童子功。却不知道這是童子功。正應得古人所說由其道而不知其道的那句話了。但是我同星胆既練成這種童子功。却好可以防備刺劍的人。向我們尋仇。萬一成了婚。使我們斷喪先天精氣。無復童貞身體。要同罩門中刺劍的仇人抵抗。怎能保險不吃虧呢。總該到十一月初三那一夜。我同星胆要小心些。不可演出那樣兒路數。且保守這點童子功。却怕什麼罩門中人來尋我們爲難呢。璇姑是這們低頭沉吟着。又聽吳太太說道。這點兒事。雖必需要經過一番龍爭虎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好在距離十一月初三那一夜。尚有兩個月工夫。我們且暫將這事停擱一邊。過了李鼎的喜期。我再仔細推算。總該籌出一個方法。到綿山去告訴你們。却用不着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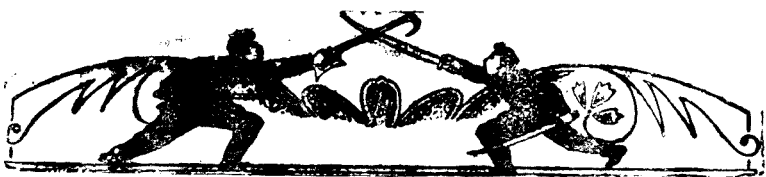
了悟師他們的心神。我們今天是到穆太太這邊賀喜的。在這半山間談說多時。只談着這樣話。還未到穆太太那裏去。看來時間不早。我們快點兒去罷。當由吳太太在前。狄龍駿師徒在後。直往穆太太住宅而來。原來穆太太自宋家及李鼎搬來以後。由宋鐸拿出錢來。把穆太太的住宅。重行建築。規模較從前大不相同。雖建造的房子是兩進。却也煥然一新。吳太太及狄龍駿師徒。到了穆太太的住宅。已見大門口掛燈結綵。像似十分熱鬧。悟因真如梅姑愛鳳諸人都已來了。便是梅姑父親富如玉夫婦。由梅姑預先通知。也就在這一天。早起得前來。男賓由宋鐸富如玉招待。女賓由悟因穆太太招待。這兩天雖然也熱鬧。祇是各人的心理中。想起總代佳人穆玉蘭來。表面上雖強開笑顏。暗地都帶着幾分哀悼的心情。尤其是李鼎雅宜這一對比翼鴛鴦。枕邊念舊。衾畔懷恩。於融容款洽之



間。兩人都因不由的抹了許多眼淚。李鼎的喜期過了。狄龍駿便帶着星胆璇姑作辭告別。吳太太也辭退了衆人。同狄龍駿師徒出來。狄龍駿便向吳太太道。這番慧師不到羅珉山來賀喜。難道他因青鋒秋月劍的緣故。使他胸中有了芥蒂。明知我們師徒前來。不願來同我們會面麼。迴想慧師平素爲人的行徑。又斷不出此。吳太太道。這其中當另有一個緣故。待我且到虎泉寺探望他一番。三日後到綿山去覆命。狄龍駿說了聲好。便帶領星胆璇姑同回綿山。這且按他慢講。單說吳太太那日從羅珉山動身。來到陰平寺。在慧遠的丹房裏。見了慧遠。兩人分賓主坐下。慧遠吩咐。惟能獻上茶來。吳太太看桌案上放著一個台盤。台盤裏有一模樣像似個小孩兒的東西。知是千年荷人。變成個人形。是學道人資養的食品。吳太太便向慧遠笑道。慧師太既有這樣可吃的東西。那夜我們前來



開會。吳太太沒有拿出來。意思是怕我們分肥。不能使你慧師太獨甘饴。鼎。今天却給我無意瞧見了。快些烹好來吃。這東西不同我吃是不行。慧遠道。你想我。可是那樣鄙吝不堪的人。在前有了這樣東西。難得諸位道友光降寒寺。豈有不烹出來同吃的道理。這東西是我在前天清晨時間到恆山去採藥。草。見那山上有個土坡。四面栽着許多的樹木。都是枝葉蕭疏。着了一層醞霜。惟有那土阜中間。沒有樹木。約有五尺週圍。却着着很濃茂的青草。草上並無霜跡。在這九月深秋的天氣。恆山的地方。較南方氣候寒冷。樹禿葉落。怎地青草。却異常濃茂。這一層已覺可疑。樹上着了醞霜。而青青早上草。並沒有些兒霜跡。在我們慣採藥草的人。早知這下面必有仙品。我却不敢從青草上走過。怕我們婦人家觸污了仙草。用我的寶劍。在那青草四面。都挖了個深坑。不見有什麼仙草。在那裏。因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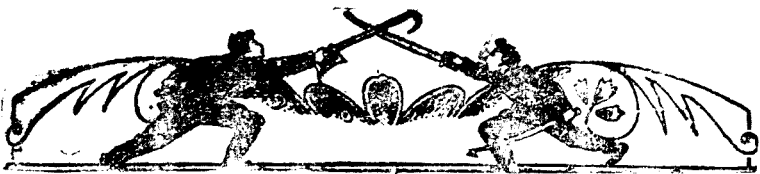


中間的泥土。用劍分開。豈知那中間的泥土很鬆活。我轉用手慢慢抓開。還沒有抓到四五寸。便發見這種可愛的東西。拿在手裏。轉出了山坡。迎面撞見一個三十多歲的漢子。向我手裏望了望。問我手上這個小孩兒。是那裏得來的。我逞口而出的。說在那土坡中間掘來的。那漢子道。這不是千年荷人麼。我說正是。那漢子便伸手來討取。說這東西是他的先人。從海外覓來的種。埋在那土阜下。經過十八個甲子。才成了千年的荷人。我家祖宗世代。都在山上看守。不許婦人女子到那裏行走。你是那裏來的驢子。敢偷我山上的東西。你也不打聽打聽。我黑夜又馮老爺的大名。頂是好惹的。識相些。快把這東西還給了我。我聽了他的話。暗暗好笑。這種荷人。豈是人工能栽種出來。並且這山上很多猛獸。除我們練功夫的人。那裏有什麼婦人女子。敢到這山上來呢。這東西既能到這山上。想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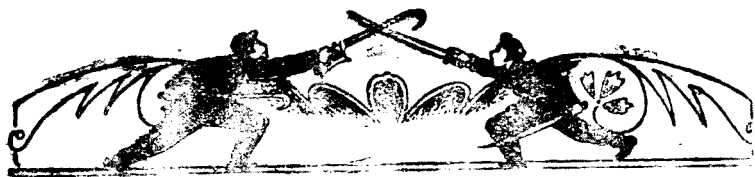


也有些兒本領。要欺負了我。想逼取我的荷人。我向來雖說是與物無爭。無人無忤。但他要我將這東西。烹出來給他分吃一餐。是沒有做不到。毋奈他行蠻撒野。硬說這東西是他祖上栽的。却由我盜掘得來。我如何肯將這東西輕易讓給他呢。便向他陪笑說道。尊駕方才說這荷人。是由你祖上種下的麼。那漢子道。是的。我家世代。都因為看守這種東西。才住在這山上。如何便給你盜去。我又笑着問道。你們同族共有多少人在山上看守。你叫什麼名字。那漢子道。我家單傳三十一代。我叫馮起來。我又笑向馮起來道。你家三十一代。是單傳。不是單傳。老僧也與從考較。祇是這種荷人。是天生的仙種。經過千年山川的精靈之氣。才能培養成功。不是人力所能栽種的。這些話都載在山石道人的本草上。不是老僧信口吹到空氣。你罵老僧是驢子。譚嶼老僧是強盜。老僧却看你說的這話。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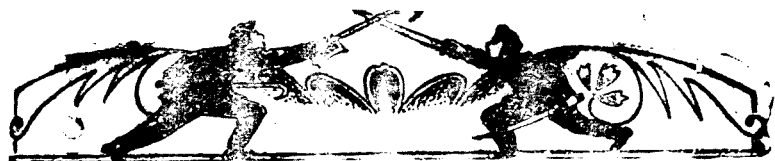
高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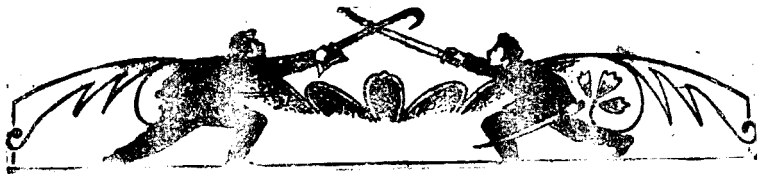
有些驢頭不對馬嘴。天生聖物是給我們學道的人享用的。你更不能倚強恃弱。便說這山是你開。這樹是你栽。硬要賴我們學道人取來的。荷人已從土阜上盜掘到我手裏了。諒你決不能從我手裏搶奪了去。我看你是沒有這本領。馮起來聽我這話。神色倒和緩些。也笑了笑說道。荷人雖是天生的聖物。但我在這山上。早看出那土阜下有這種東西。所以我的住在山上看守。我聽了回道。你既然在這山上看守荷人。我在山上挖掘荷人的時候。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時怎不見你出來阻攔。直待老僧握到了手。轉過一個山坡。你看見這東西。才對老僧講話。假如你未住在這山上看守時。荷人被掘了去。你又向誰追取。老僧已經掘到了手的東西。固然不能輕易讓你。便讓了你。怕你也不會烹出來吃。未免有負這樣的仙品。我勸你知趣一點罷。犯不着爲這樣事。鬧出一場笑話來。馮



起來聽我這話把眼睛翻了翻說道。這東西也不能便說是你的。不過你的話說得近情些。我要用好話想追取這個荷人。你心裏斷不甘服。不過我看你是空門中人。也不容易下手傷你的性命。惹得天下英雄。失笑我馮起來。祇會格殺一個老了不中用的佛門弟子。旋說旋來搶奪我的荷人。我逞倚了海燕凌空勢。荷人雖沒有被他搶到手裏。但兩腿早吃他舉手早拿住了不放。好大的氣力。他拿住我的兩腿。却使我再也掙脫不開。我本犯不着因這東西。想開我多年未曾破過的殺戒。怎奈事情逼到這一步。也就講不起。放出我的神劍來了。劍光著在那東西的頭上。就聽得噹的一聲响。只道是那東西吃我這飛劍。砍了腦袋。便鬆開了手。誰知他的腦袋。比什麼都堅硬。劍光被逼得退了回來。我才想到那東西是學的罩門功夫。劍光沒有著在他神秘的罩門上。怎能傷害他的毫髮。馮起來



登時也就氣極了。他用兩手拿住我的雙腿。還怕一時捏不傷我。便鬆了右手。早從身邊取出一枝劍。我的眼快。在他取劍的時候。翻起內衣。早看見他腰間還有兩枝小劍。這兩枝小劍。一落到我的眼角。裏便認出是青鋒秋月兩枝劍了。我當時急轉了個計較。向他軟說道。請你不用下手。你要的是荷人。爭的是面子。仍將荷人還了你。你想荷人已到了你手裏了。面子也爭得十足了。你何苦來多給來生的冤仇。是終免不了要報復的。馮起來舉劍說道。你還給我荷人。我便赦下你這條命。不同你一般見識。妄結來生的冤仇。你還不快點把荷人還給我。我自己會烹出來吃。不用你替我擔心。我聽了。卽做出要將荷人擲下的手勢。說這東西跌碎了。不是當要子的。你拿去罷。馮起來急將那隻手鬆開了。雙手來接荷人。豈知荷人仍在我的手中。沒有擲下來。我在他鬆手的時候。早一躍身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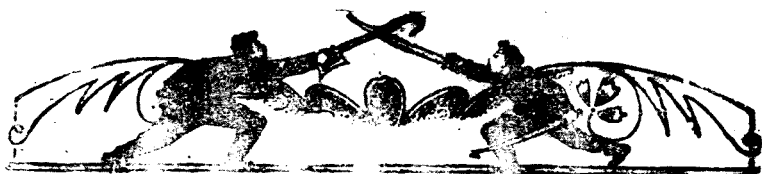
天空直向前飛來。馮起來雖不諳飛行法術。看他的兩條腿。走起來每時也能走七八十里的。祇是追趕我不上。追趕了一會。也就退去了。我飛回了虛泉寺。心裏好不歡喜。不但得了這千年難得的荷人。並且察覺得當日刺劫青鋒秋月劍的人。便是恆山練習罩門功的那個馮起來。因想把這荷人。送到羅珉山去。當做一份賀禮。凡我們同道的人。都可分吃一餐。不過我這兩條腿。被那東西手指拿污了。便準備用香湯沐浴。浴過這兩腿。帶着荷人。到羅珉山去賀喜。香湯放在桶裏。我解開兩腿看時。便有一件駭人的證據。現到我眼前來了。原來我這兩腿上。都有五個指印的青傷。左腿的傷。還加倍比右腿青得厲害。爾時並沒有覺得。直待解開兩腿沐浴。才看出來。這種傷。越不覺得痛楚。越令我有些害怕。初時吃玉元散。不見得能將傷發洩出來。以後就吃著萬死一生丹。才將傷發出。兩腿又



疼又腫。都腫得像吊桶相似。好容易將息多時。直到今晨五鼓以後。方才平復。使我得香湯洗浴。洗去兩腿上的污點。因想我學的內家功夫。我不想傷人。祇用虛功和人對付。人決不能傷我。怎樣會受這們重的傷呢。在我被他拿住了雙腿。我不想用實力掙脫。任他兩手有多大的力量。我的兩腿不能承受他的後天力量。祇我一用後天實力掙脫。他兩手的氣力。就有了著落。所以我這兩腿。才受了這們重的傷。當時並不明白。過後才思量出來。我的傷勢雖平復。却過了穆家的喜日。又想到羅珉山去。所怕你們要從那地方回來。或者你們也有因我沒到羅珉山。要來看我。兩頭都落空。豈不是徒勞跋涉。只得準備改日約會你們。到我這地方。不分男女。不論班輩。好大家把這東西吃一餐。穆家的賀禮。我這時也不用補賀。拘泥這些小節。吳太太聽他說了這一篇。便也含笑把自家對那書錄秋



月劍的猜度。並同狄龍駿師徒的論調。向慧遠說了一遍道。這兩枝劍有了着落。並且慧師這荷人也得來不易。改日要請我們吃一餐。所怕我們吃甜了嘴。那裏再想到有這東西吃呢。你準備在幾時請客。我給你去請。臨時你要多給一口湯吃。慧遠道。吃荷人當然是吃湯的。若要吃他的渣滓。算來有幾十張嘴。如何分得開。你給我跑腿去請客。自然多給你吃一口。把你當個老饕。我想本月望日這日子很好。又值秋月團圓時候。你且去遍約他們。在那夜起更時前來。二更開席。來遲了恕不等候。吳太太很滿意的。連日趕回羅珉山。幸穆家的男女客衆。除去吳太太狄龍駿師徒。因路遠早回。其餘都在那裏。又見吳太太來了。只不知所爲何事。及經吳太太說明來意。方才明白。吳太太却想起玉蘭死得苦。沒有口福吃這荷人。未免暗彈了幾點老淚。李鼎又因九月十五。到虎泉寺聚餐。誠屬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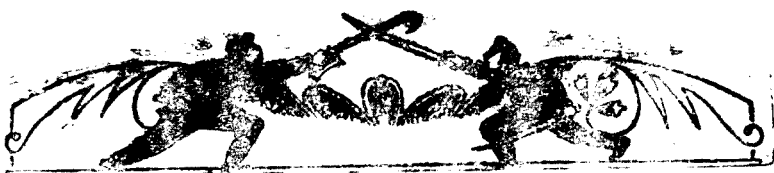
難得的幸事。祇可憐少了我那個又可敬又可愛的人物。值比刀割心肝還痛。雅宜受玉蘭的大恩。萬難答報。祇準備列席時。乞得一杯荷人湯。遙奠玉蘭之靈。魂兮有知。亦當臨風歆饗。就因吳太太約吃荷人。便是真如悟因梅姑愛鳳囚人也。添加不少的感痛。吳太太約過了。又轉到綿山來約狄龍駿。豈知吳太太未到綿山。那裏已出了一件禍事。畢竟是什麼禍事。且俟第八回再續。

第八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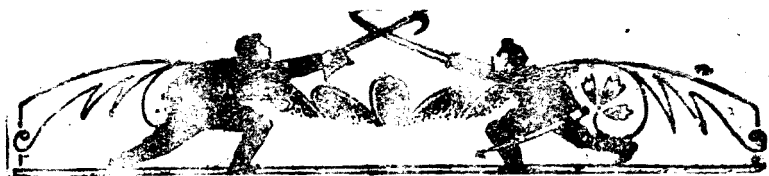
余秀才燈前會仙子 吳小官郊外看嬌娘

話說吳太太因慧遠在九月十五那一夜。要遍請同道中的道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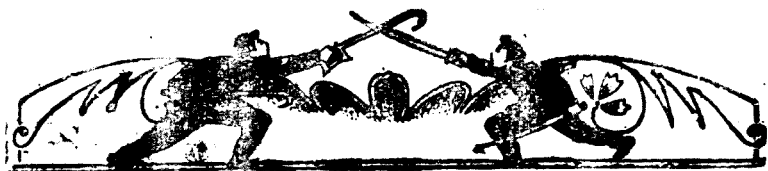
與他們同道中有了關係的人。大吃荷人。曾在慧遠面前。情願担承替他約客。先到羅垓口去拏掃。把穆太太那裏的客。湊巧都約過了。便向太原綿山而來。遂備約回狄龍殿師徒。在九月十五那一夜。倒陰平虎與毒蛇荷人。並因青鋒秋月劍的響落。也該將慧遠在恆口經過情形。向狄龍殿師徒。交待一個明白。誰知吳太太未到綿山那地方。却出了一件禍事。這禍事雖非應在狄龍殿師徒身上。却很與雙劍締姻記中情節有關。豈可略而不寫呢。且說綿山之陽。有個姓余的人家。老翁余懷德。有一子。名楫。表字作舟。父子俱係不第的秀才。余懷德家有茅屋三間。薄田十數畝。雖



然家道清寒。品性却是端方。自從余作舟之母左氏。並其妻稽鶯兒。相繼逝世以後。家境益窘。苦到了極處。鶯兒還有週歲子。却寄託在鶯兒娘家。撫養。鶯兒有妹燕兒。艷名遠噪。伊父經籍春。因鶯兒逝世已過小祥。仰慕余家父子性情不苟。却不計貧富。願以燕兒填補鶯兒的缺。嫁字作舟續絃。毋如余懷德自願式微之家。不願再和有錢人家攀親。作舟也嘆息運途多舛。連稍可人意的前妻鶯兒。尚無福終身消受。自願書生命薄。恐招匹夫懷璧之譏。也不肯再輕易害人家的閨女。因此這件事。便因循下來。沒有訂成正式婚約。這一晚。懷德赴宴鄰村。直至二更。尚未回家。作舟兀坐窗前。挑燈夜讀。忽的窗外吹進一陣風來。把窗內的燈光吹滅。燈光一熄滅。風聲倒停止了。作舟也沒留心。這陣風來得蹊蹺。出房去尋火鑪。剛尋得火鑪轉回房中。尚未敲火點燈。房裏的燈光。忽然明亮了。燈前站立




一個仙姿絕俗的女子。向着作舟憨憨的笑。作舟疑爲妖魅。却有些愣住。了。那女子在巧笑宜人時候。倏的橫波一閃。竟使年少老成的余作舟。魂俱喪。顛倒不能自主。但他並不害怕。從容向那女子問道。何處神仙。竟光降寒舍。恕小生未能迎迓。說著。身子便湊近了些。那女子嫣然笑道。妾係瑯環侍女。與君夙有情緣。特來破君岑寂。願君忽疑。作舟聽女子說這話的腔調。如留韻悠揚。鳳鳴清遠。沒有一句。沒有嫋嫋的餘音。益發心旌搖搖無定。滿臉春情洋溢。如泛出朶朶桃花。也只顧憨憨的。向那女子注視着。眼光閃動。恰被那女子的美盼接住。那女子顰犀微露。兩腮渦暈起紅潮來。又向作舟笑道。君目眈眈如強寇。視妾何爲。作舟笑道。我視仙人如朝霞玉露。不食亦可忘飢。敢問仙人芳名。怎說和小生夙有情緣。那女子聽了訝道。妾小字娟娟。與君同在瑯環。卿卿我我。同病相憐。不意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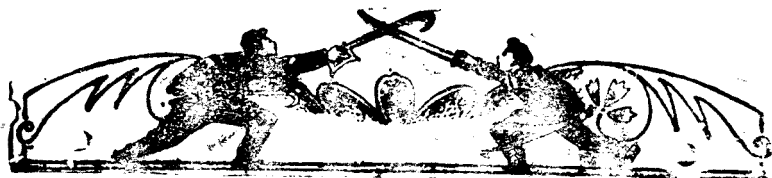
謫人寰二十四年。竟昧失本來。若此作舟道。小生自願謫。不但與卿有雅俗之分。簡直有仙凡之別。不過小生聽卿訴說。瑯環福境的話。那是文人的寓言。太沒有憑據。畢竟小生終以卿爲仙人。食色本爲人之天性。小生固不畏卿爲妖狐。將以崇人的伎倆。崇小生。如卿不以微末。固不妨結爲韻友。若涉有曖昧之行。人知之。敗我名。人不知。亦敗我德。小生不願違從。那女子聽了。訝道。君固風雅士。何尙守頭巾戒。卽令妾爲妖狐。與君偕老。爲妾素願。妾何忍以崇人者崇君。這是妾與君前生有未了的債。今夕特來了此未了的緣。說著。便直湊到作丹的身邊。春情無限。齊上眉梢。轉又使作舟心旌搖蕩無主。口裏却說了聲窺擊窺擊。二年的貞操。竟爲卿一旦失守了。剛到入港的時候。忽的余作舟。用手在自己嘴巴上打了兩下。說不可不可。我余家世代的方正不苟之名。怎麼一朝坍塌。却又無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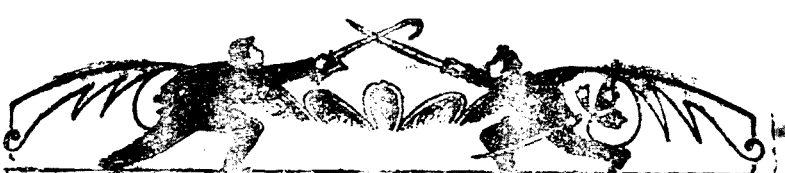
坍塌在一女子手裏。旋說。旋將那女子推了推。喝道。汝既屬仙姝。當知閻
或踰牆攢穴。是豈仙人所爲。去休。遲則我有法寶。追取你的性命。旋說旋
在桌案取過紅黑觀台。做出要向女子打來的支勢。那女子也就翻翻了
臉。便從裙帶下摸出一枝青霜劍來。也向作舟喝道。好不識抬舉的酸丁。
看你那西樵法寶。能追取誰的性命。漂亮些。及早回頭。你能享受人所不
能享受的艷福。再違刻我的意思。我恨不能這一劍。結果了你。作舟見
了。並沒有半點畏懼的意思。知道向他斥說是不成功。在勢却非用武不
可。便一撒手。將那紅黑觀台。向女子面部剛打個正著。落下地。却跌得粉
碎。女子眼光也不瞬。頭皮也不紅。一閃身。早將作舟的衣領抓住了。就勢
捺在地下。一被劍着。要刺到作舟的胸脯上。低低的聲音。却狠斬截的說
道。非是我少了男子。要你做我的丈夫。祇怪你前世裏不該欠下了我的



相思孽債。今生我來討你的債。你不還我就行了麼。我便將你的心肝剗出來。你這時還有什麼話回覆我。作舟道。我沒有話回覆你。我沒有話回覆你。與其做下這種禽獸的事。不如一死的爽快。你快的殺了我。殺了我。再向你說第二句話。也辱沒我余作舟了。女子便咬定牙關。擰破作舟胸前衣服。一劍看要刺到作舟胸脯上。作舟神色不動。瞑目受死。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那女子篋中抽回了青霜劍。仍諷好在裙帶裏面扶起了余作舟。替他拾奪了紅黑硯台。婉言笑道。好個少年老成的君子。此心能挽回剗那之間。真不愧讀書種子。請君視我這一雙大脚。果是個女子麼。作舟聽他語在先。沒有看見他這一雙大脚。于今却仔細看得明白。才知道他是男子化裝的女子。這已死的魂靈。也就悠悠轉回軀殼。便向那男子改容問道。是下紫昧生。是下尊姓大名。用得着這番做作。來試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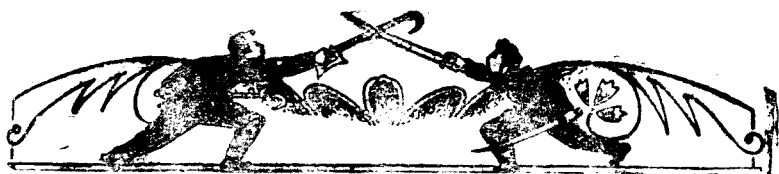
弟的心情請。足下明以告我了。那男子道。我輩係屬劍士。向沒有真姓名。告人也用不着告訴你。祇是你父子平時的名氣。我知道很詳細。很願同你做個神交的朋友。但怕你是少年人的性情。有些兒不能名副其實。在勢不免來試驗你一場。作舟道。這番兄弟也疑惑足下不是劍仙。必是一位大劍俠。足下既肯下交寒素。豈有朋友不肯對朋友吐說姓名的道理。那男子道。我愛你的心情。不愛你的名字。所以很情願同你做個神交的朋友。交朋友祇交以心。不交名姓。所以我也不用拘世俗之見。將姓名告訴你。作舟被他駁語得無話可說了。兩人契濶之間。作舟是抱着滿懷抑鬱。無可告訴的人。如今聽男子說話。仇爽。有古來游俠之風。平時數奇不偶。遽爾喜得新知。且勝故友。不由對那男子傾情盡吐。那男子道。不用你說。我已盡知了。嵇家的燕姑娘。才美兩全。足配君子。君勿憂此事。由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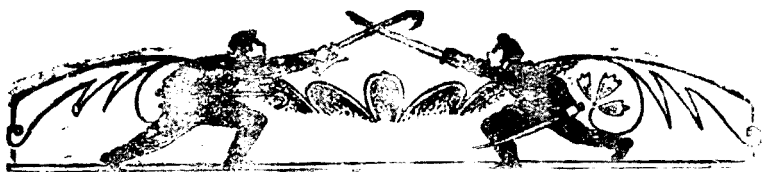
全旋說旋從懷中取出兩根蒜條金。兩隻銀錘出來。說聘禮不足計。卽此亦可稍助先生仰事俯蓄之資。乞先生笑納。作舟道。承先生盛情。傾囊助我。我却之雖屬不恭。取之則有傷吾廉。兄弟斷不敢受。那男子拂然道。你說這樣話。就罵我不是個朋友。古來管鮑有分金之義。似此區區。何足介齒。先生但請放心。此中並無不義之財。願先生推情收納。作舟沒奈何。也得受了。兩人又談論多時。那男子便拱手告別。作舟要訂後會。那男子道。我來自然卽來。不來。先生也沒處尋我。將來未必沒有相逢的機會。作舟便將那男子送出半里以外。泣下說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慨然厚賜。兄弟當銘刻不忘。那男子道。先生且請回去。防有人盜去金銀。那就煞費踟躕了。作舟便向那男子拱了拱手。兩人就此分別。作舟回到書齋。見他又親已回來了。指着案上的金條銀錠說道。此物何來。作舟急從實說了。便




德道。本來朋友有通財之義。子路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何來劍仙嘉惠吾兒。心胸且出子路以上。儼而近於聖矣。吾兒方正不苟。必有厚報。向之不肯聽從。嵇翁婚議。特患貧耳。今若此。吾子爲汝授室。次早懷德。便到嵇家來。言到有個朋友。係外省人。昨夜過寒舍。和楫兒閒談。相助楫兒多金。勉伊成家上進。此人素重朋友。取之並無傷廉。特來告知親翁。願親翁重申前議。使楫兒仍爲翁壻。以了吾輩向平之願。嵇翁聽了。笑道。此固小弟素願。特未蒙親翁允許。小弟雖無雅骨。豈以貧富介懷。兩家既無異議。這婚姻自然容容易配成了。眷屬燕兒。子歸之後。事翁極孝。視鶯兒。襁褓子寄生。極慈。井日躬操。不類富家女。和作琴瑟之間。如賓如友。極其濃篤。會從鶯兒。紀辰後一日。燕兒抱子寄生。展拜鶯兒之墓。當有新任縣令吳俊之子。文遠。帶着兩個長隨。遊行綿山。偶見燕兒天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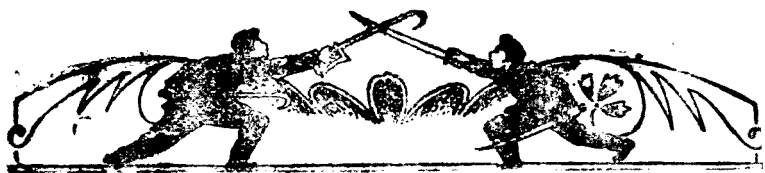
麗質。擯絕鉛華。心中不由大動。問明郊外的人。知爲余氏新婦。料作舟父子係寒士。歸而告其父吳俊。這吳俊本係捐班出身。家中很有一筆財產。化了幾個錢。買得這個縣知事。膝下祇生有吳文遠一個龍蛋。平時慣養的了不得。做了官。也把他帶到任上。文遠對於翰墨文章。却是無緣。最喜歡任意遊蕩。吳俊却也不拘管他。仗着自家有的是錢。做的是官。任憑他兒子在外面行凶作惡。鬧出變故來。就在上峯官面前買一回關節。用幾個錢。還不是敷衍了事。並且他做官的手段。倒很油滑。雖是新到任的官。但凡地方上佔有勢力的紳士。都已同他一鼻孔出氣。公私都肯講個交情。這次聽文遠說是余家的媳婦。如何貌美。文遠要娶他做個小老婆。他也因爲抱孫心切。文遠的妻子。品貌雖也不錯。但好像沒有從娘家帶來養兒子的傢伙。幾次想給文遠娶個小老婆。毋如那些庸脂俗粉。都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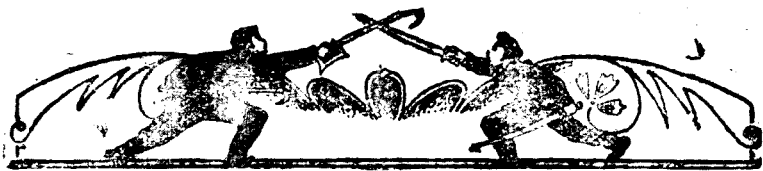
中文遠的意。如今文遠已看中了一個人。這是極端的好事。余家父子雖是秀才。但係寒士。沒有什麼勢力。做官的勢力。能壓倒得百姓。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又能哄得沒錢人眼紅。便打發兩個爺們。到綿山來。對余懷德父子說。縣衙裏小爺要買余先生的妻子做妾。看余老先生要多少賣身價。縣太爺說是分文並不短少。余懷德父子。聽得兩個爺們的話。幾乎把胸脯都氣破了。余懷德便向兩個爺們翻了翻眼說道。天地間有不講道理的強盜。原來也有不講道理的官。這些混帳王八東西。要算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兩個爺們被余懷德罵了個狗血淋頭。便冷笑道。你要使威風罵人。只管向縣太爺少爺面前去使。大不了一個酸秀才。狐陋寡聞。那知道外面天多高。地多厚。我們勸你看破一點罷。把你家媳婦賣給少爺做妾。落得一個人情。至少要得一二千兩銀子。要想把持不肯。你



就是個不打不出血的膿包。懷德只氣得捫胸切齒。口裏連說反了反了。仕途上竟有這些衣冠禽獸。真是反了反了。作舟聽兩個爺們許多無理的話。心中早是冒火。但看他父親氣到這個樣子。上了一把年紀的人。如何禁得起這樣氣惱呢。只得捺住滿腔憤火。向兩個爺們好好的說道。少爺腰纏十萬貫。什麼地方娶不到妾。做內身有宿疾。將不久人世。少爺又何必和余某爭此泉下物呢。兩個爺們聽了笑道。是呀。這幾句話才像個人說的。賣不賣由你。又不是我們要買小老婆的。官差理差。我們來的不差。要罵只管向縣衙裏去罵。只怕那個老甲魚。罵着我們事小。若當面惱我們太爺禍大。兩個爺們說過這樣話。便笑吟吟的走了。兩個爺們回去稟告。吳俊既知道余家父子。立意不肯將燕兒買給文遠做小老婆。勉強勸文遠且死了這條心。再去尋訪一個買一個好了。文遠怒道。這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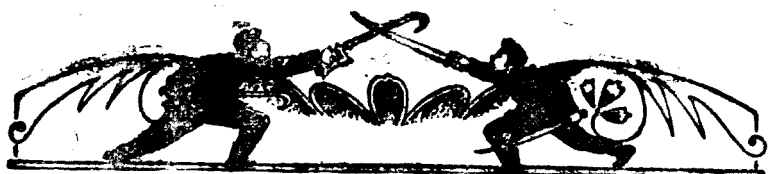
窮秀才有什麼大不了。我們這裏快趕派幾個有本領人去搶余家的媳婦。搶到了縣裏。便是我的小老婆。我要給他幾個賣身價。就給他幾個賣身價。天高皇帝遠。怕他到什麼地方去打官司。吳俊只拘不過他兒子的脾氣。暗暗僞造一紙賣身契。着令十來個有本領人。黑夜到綿山來。悄悄將余家全家。用迷魂藥迷翻了。在那賣身字上印下余家父子的手印。便將燕兒搶到縣衙。只到五更頭鳴以後。懷德父子從昏糊中醒來。看他們大拇指上。都塗着黑墨。早想那時見有十來個強盜。人不知鬼不覺的闖了進門。以後便聞得一陣異香。迷翻了過去。此刻醒轉過來。由作舟到房裏看時。寄兒鼾睡在床。房裏的東西。並沒移動。祇不見了燕兒。才知上了姓吳的圈套。在先只當兩個爺們。說了下場話。毋論如何。沒有做官的人。強搶民家婦女的事。若知道有這夜的禍變。也早將燕兒藏到娘家去了。



第八回 余秀才燈前會仙子 吳小官郊外看嬌娘

一四

當下作舟急忙去通報嵇翁。嵇翁老夫婦聽報。大吃一驚。便同作舟前來。看時。却又有一件椎心切骨的事。使作舟見了。祇哭了一聲。爺早昏暈過去。畢竟是怎樣一件事。且俟第九回書中再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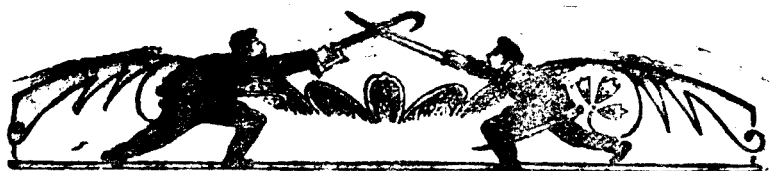
第九回

辛風淚雨郊外遇奇人 灰線草蛇廟中逢故友

話

說余作舟領着他的岳父岳母。走進家中來。先到燕兒房中一看。

那裏能有個燕兒呢。繇翁夫婦俱不禁失聲痛哭。作舟亦大哭。忽聽寄生呱呱的啼聲。聽這啼聲便在西房裏。作舟便將悲聲收住。又聽他父親余懷德喘吁吁在那西房裏叫道。楫兒來。予與爾言。予將與爾長別矣。作舟猛聽他父親聲調。悽愴。語言沉痛。一顆心只是倏倏的地跳。匆匆走到西房。早看他父親睡在床上。手按着自己的頭。一手拍着寄生兒。叫他不用啼哭。面上像塗了一層金箔。只沒有半點血脉。作舟忙撲到床前。脚下幾乎滑了一交。低頭看時。正應得古小說書上所謂不看猶可。這一看。早嚇的作舟又渾身直抖起來。原來床前脚板上。黃的是痰。紅的是血。只不知



嘔有多少。早知他老人家有了偌大的年紀。受不起那樣激刺。竟爾憤火中燒。氣填胸臆。嘔出這許多紅塊子來。更比萬把鋼刀。刺到他的心肝。還痛。只向懷德叫了聲爺。便有些要暈厥的光景。忽然懷德吐著蒼綾無力。的聲音。說是水哉水哉。只不認作舟答應。懷德的聲音愈說愈高。愈高愈覺無力。此時東房裏嵇翁夫婦。早驚得走過西房。看這光景不好。好容易先將作舟拴醒過來。便由嵇翁抱着寄生。嵇母去烹得茶來。斟一杯給作舟遞到懷德面前。懷德吃過茶。又叫道。杯水爭救得我心中車薪之火。天喪予。天喪予。何取於水也。說著。便執住作舟之手。說道。余之疾。非和緩所能醫治。勢將就木。所不能瞑目者。余夙遭此鞠凶。未得親見生還耳。予死後。慎毋爲予哭之。慟汝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固與伊等不共戴天。卽予生不能啖噉其肉。九泉有知。亦當爲厲鬼。以杖叩其脛。余懷德說完這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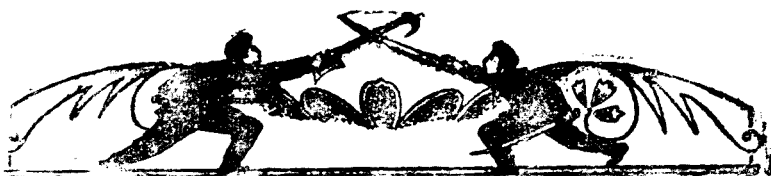
便是上氣接不上下氣。只見他嘴唇還翕動着。兩眼忽一翻。兩足只一伸。已是嗚呼哀哉。伏惟尙饗了。余作舟見他父親已死。只禁不住哀哀沉痛。又哭幾個死去活來。嵇翁夫婦。先給作舟料理父喪。將懷德殯殮入土。夫婦便到縣城。探聽燕兒消息。作舟既痛父仇。又思妻辱。每看寄生思念。繼母益覺憤塞喉吭。有冤只沒處伸洩。欲想抱子興訟。終覺現今的官吏。多是見錢眼紅。同姓吳的去打官司。這冤仇便算沉於海底了。思來想去。惟有仰天飲泣。及至嵇翁夫婦。從縣城回來時。打探燕兒臨難不屈。却被余文遠父子。轉送給山西提督濮繼唐的兒子濮崇虎了。作舟聽到這樣消息。仍將寄生託嵇母收養。高請嵇翁到山西去。探問燕兒消息。終日如痴如醉。哭了便想想。想了又哭。終是一籌莫展。每想身懷利刃。黑夜前往縣城。刺殺吳俊父子。爲已死的老父報仇。爲未死的賢妻雪憤。但自念一介文



弱書生。像這風都吹得倒的樣子。如何能刺殺吳家父子。何況他們父子的僕從甚強。自家便不是個文弱書生。拚着一身副。也難做得這樣冒險成功的事。要報吳家的仇。非暗刺不爲功。要暗刺吳家父子。非得有帮手。並且要那帮手有要離之智。專諸之勇。不爲功。當初沒有和燕兒偕成仇。儂記得有一夜。先父到鄰村去吃酒。沒有回來。却有一位化裝爲女的大劍俠。前來試驗我的心懷。送我兩根蒜條金。兩個銀錠。使我得續絃。再成了家室。每想那劍俠的私恩。使我無從答報。有他的機智和本領。足能給我報雪大仇。祇是他當時不肯將姓名來歷告訴我。叫我到什麼地方。能夠尋着他。請他給我刺殺吳家父子。到太原去救回我的燕兒呢。但他曾對我剖誠相示。我那時胸中的憂抑。他不待我說明。已完全知道。好像他終日同我在一處的樣子。我沒有續絃成家。他肯來幫助我。如今我遭受



這樣奇冤。不見他前來替我報復。他是到那裏去了。唉。古小說書上載有這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劍俠很多。我想他們遊行天下。遊行到什麼地方。在那地方探訪一番。便給那地方的人士解除痛苦。安知那位化裝爲女的大劍俠。不是虬髯紅線一類的人呢。余作舟似這門想了多時。眼看天色已晚。天上佈着淡清的疏星。兀自走出門來。跑到懷德墳前痛哭。忽聽背後有人拍着他問道。你這小子。哭得這樣傷心。何妨告訴我。替你想法子。懷德從哀哀沉痛之中。猛聽得有人向他問話。回頭一看。星光下却看得明白。是一個老叫化子。站在他的面前。臉上瘦得像棺材裏骷髏一樣。一嘴的鬍子。被涕沫填滿了。光着頭沒一根髮。上身是赤膊着。露出稜稜的瘦骨幾根。整整的鷄皮一片。灰塵滿積。如同多年沒有洗過澡一般。下身披了一片稿薦。膝以下都流露出來。左脚穿着一隻草履。右脚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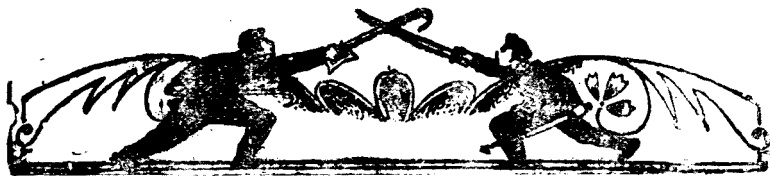
着一隻溼了跟的鞋子。翻起兩個電也似的眼珠。向作舟注視着。表示他極關心。崑等作舟回話的神態。余作舟看見老叫化這種膿包樣子。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想這個可憐的老叫化。苦也苦到極處。窮也窮到極處。他有什麼法子能幫助我。心裏雖這樣想。口裏却好好的說道。我心中自有我的事。想起來。不由得不使我悲慟。老叫化哈哈一笑。响徹雲霄。說你心裏可憐。我是個老叫化。苦也苦極。窮也窮極。能有什麼法子幫助你。難道你的。就是快樂。利有錢的人能幫助麼。像你這種眼睛。那裏能配說請人幫助報仇的話。作舟一聽老叫化的話。暗想我心裏的意思。尙未明說出來。他同親眼看見的一樣。像他這類窮苦的老叫化子。誰也見他可憐。不想他說話能看穿我的心胆。倒也有些兒來歷。作舟剛這們想着。老叫化又說道。本來你說話。使我如見肺肝。算我也有些兒來歷。我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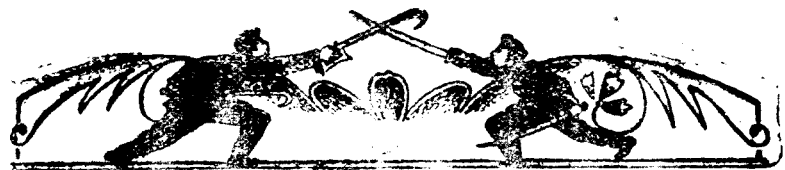
是受人可憐的人。你豈是可憐我的人。說余家小子。蒙受這樣不白的奇冤。死者必能昭雪。生者必可生還。我看這小子。還是個黑紙塗燈籠。一些不明白的東西。你哭也好。笑也好。能昭雪冤仇也好。不能昭雪也好。與我這老叫化有什麼相干。要我帮你什麼。我還要討飯去。說著抽身便走。作舟忽的將老叫化一把拉住。跪下來說道。小子天生肉眼。不識得老人家。是活菩薩。乞老人家過寒舍一談。小子自當掬誠相示。千萬要求你老人家幫助。倘能昭雪奇冤。便是小子的重生父母。老叫道。化我肚裏餓得很。要吃點東西。你家有可吃的東西麼。我要好吃的才吃。吃飽了肚子。有得同你說話的時候。作舟道。東西是有的。我想你老人家吃了很可口。老叫化不由哈天撲地。隨著作舟到他家裏來。作舟忙在廚下。弄了幾樣着菜。送給老叫化面前。老叫化道。着菜好。你是個斯文人。怎也會做着菜。作舟



道。小子前妻逝後。井臼躬操。所以小子胡亂會辦幾樣肴菜。只怕老人家吃了不可口。叫化更不打話。只顧狼吞虎咽。頃刻間把幾樣肴菜都吃了。還嚷着要添。作舟道。請老人家等一等。小子就去再燒一樣好的肴菜。給老人家吃。作舟去後。老叫化在那裏坐等了好一會。才見作舟端上一大碗肉湯來。老叫化見了。笑道。好一陣肉香。把我喉嚨裏饞虫。子都扒出來了。旋說旋用口喝着肉湯。用手到碗裏搯着肉吃。一霎時肉也吃盡了。湯也喝完了。老叫化還像沒有飽的樣子。向作舟笑道。這肉湯還有麼。有就再弄一碗來吃。我活了三百多年。還沒吃過這樣新鮮可口的肉。索性給我吃個飽。我好給你想個法子。作舟聽了。不由現出很爲難的神氣。老叫化道。怎麼。肉是沒有了嗎。喇呀呀。你兩膀臂的衣上。那裏來的這些血跡。我看你這樣。什麼都不要吃了。你袒開膀臂給我看看。不看是不行。作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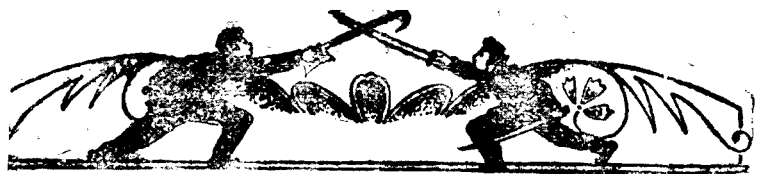
被逼不過。只得把兩臂袒開來。老叫化看了。故意把舌頭伸了伸。說道。我吃的原是人肉呀。看你兩股的肉都割去了。你痛也不痛。作舟道。一點也不痛。一點也不痛。老叫化道。你怎地將兩股的肉。烹出來給我吃。你有什麼話。儘可對我說明。作舟把殺父的冤仇。奪妻的奇辱。一五一十。向老叫化說了一遍道。小子因那姓吳的父子。勢力太大。說不定。濮家的父子。也未嘗不是姓吳的一樣的人。天高皇帝遠。小子有冤。只沒處伸洩。每想用暗刺手段。報復父仇。自顧這文弱身軀。沒有些兒本領。左思右想。實在籌不出可以報雪冤仇的法子來。除了痛哭流涕之外。沒有旁的話說。天幸得遇老人家這樣的活菩薩。肯給小子帮忙。小子總打算有活菩薩帮忙。父仇可以昭雪。妻子也可以生還了。老人家要吃東西。小子只弄了先父祭餘的幾樣肴菜。已給老人家吃完了。在這荒山僻壤之間。倉猝間那裏



再有很可口的東西。給老人家吃呢。只得到廚下割了兩股的肉。燒了一碗湯。想你老人家吃了可口。好給小子幫忙。老叫化搖手道。不用說了。你走過來。我替你醫傷。作舟不由走近老叫化面前一步。老叫化用指甲搯破右手的無名指。從那無名指上。搯出許多白漿來。滴在作舟兩膀臂上。用手在作舟兩膀臂上抹了抹。說好了。好了。我的肉也還給了你。你穿好了衣裳好談話。作舟覺得兩股間有些發痒。再仔細看來。不但傷勢平復。連那雙股的肉。都熱氣蒸騰的長起來了。祇有碗口大的兩個癍痕。作舟更覺得奇怪。簡直真個把老叫化當是活菩薩。以爲他必能幫忙。給自家昭雪冤憤。不由又跪在老叫化面前。涕泣求教。老叫化一把將他拉起。兩眼祇向他滾着。老叫化眼光閃到作舟身上。什麼地方。他眼中的電光。便照在作舟身上。什麼地方。向作舟狂笑道。算你的至誠心。能感格我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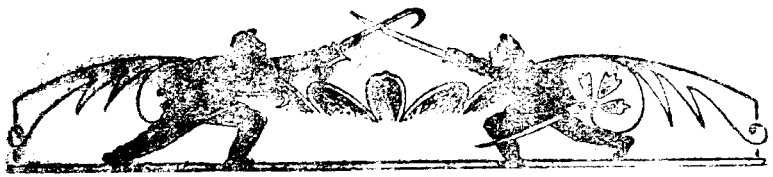
個癩瘡。叫化子有許多學慕仙道的人。受盡千辛萬苦。尙且找不着我。你有這樣遭際。應該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嗎。你的事。我不能替你辦到。不過我有法子。給你帮忙。山那邊有座純陽廟。那裏的籤籙極有靈驗。我送你前去。你在那裏暗祝一番。神明必能指示你一條明路。作舟道。老人家不算個活神仙麼。問什麼籤。卜什麼筮。小子祇求老人家的指示。老叫化道。這其中的神仙奧妙。豈你所能明瞭。你放心。這便是癩瘡道人指示你的。作舟聽老叫化這話。將信將疑的懷了香燭。隨從老叫化到山那邊來。星光下早見危峯聳列。擁出一座少小紅牆。走近紅牆。知道這是純陽廟。平時也曾到過這統陽廟外。祇見山門冷落。殿宇欹斜。聽說裏面有個癩梨頭道士。並且時常到外面去。不在廟中居住。廟裏也沒有怎樣值錢的東西。不怕有強盜偷去殿上的神像。這夜隨老叫化前來看大門。是關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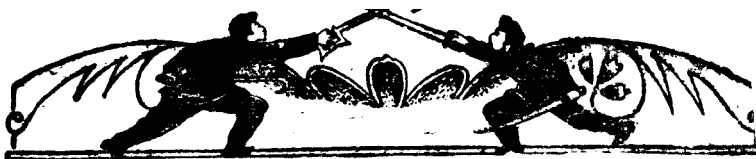
了。作舟用手推了推。却是文風不動。老叫化便來。用手在門上撫摸了兩下。闌的作响。兩扇廟門開了。老叫化道。你到殿上去求籤。我在門下等候。你求過籤。來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參詳參詳。你不用心疑。癩瘡道人的話。決不負你。作舟便向老叫化拱了拱手。隨卽走到大殿上。看那裏光線猶明。當中供着純陽道像。兩邊也塑着許多道袍鶴氅的不動物。神台並沒有燈光。這光線是從那裏來的。抬頭一看。原是上面的屋瓦。現出一個很大的窟窿。天上的星光。從那窟窿裏射了下來。看神台上不但沒有籤。連香爐燭台都沒有。作舟暗想。殿上沒有籤。叫我怎樣求籤呢。旋想隨走出殿外。到廟門口。再尋老叫化問時。那裏還見到個老叫化呢。又在廟前廟後。都尋了個遍。只見老叫化的踪跡。心裏想道。我受了癩瘡道人的欺弄麼。不過他的行徑。像個神仙。他不能幫我辦事。要這們欺弄



我做什麼呢。邊想便又轉到廟門口。只當做老叫化走進廟裏。且再向廟裏尋找一番。誰知走進廟門。便見有三道電光。從身邊閃了過去。直閃到後面便不見了。作舟好生悚訝。在這廟裏尋覓多時。什麼電光也沒有。連老叫化也不知何處去了。再轉到大殿上。便俯伏在純陽木偶案前。又哀哀痛哭起來。只哭了好大一會功夫。起身揩了揩眼淚。心想張癩瘡道人已棄我而去。便在這裏夜哭到明。明哭到夜。也哭不出個癩瘡叫化來。把我的忙。真個給我報復了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若回家去再作計較。想著便轉身走了。才走出殿門。猛後面呼啦啦風聲作响。直吹得作舟的毛骨俱豎。幾乎要叫出爺娘來。風聲過處。忽有一個女子。拉住作舟衣袖說道。你是那裏來的。爲什麼半夜三更。在這裏嚎哭。作舟向那女子望了望。不由失聲叫著哎喲。癩瘡道人不是個活菩薩麼。天可憐我余楫一片孝



心。却好在這地方遇見了你。總算我這不共戴天的冤仇。不致沉沒海底。旋說旋也將那女子的鐵手拉住。說你撇得我好苦。你是在那裏來的。不要使我在這五日以內。想壞了你。那女子道。且慢。你方才說是癩瘡道人。是個活菩薩。你從什麼地方。會見癩瘡道人的。他穿的什麼的衣。是什麼的像貌。有多大的年紀。可是一個胖子。作舟聽了。便不慌不忙的。向那女子說一個明白。要知後事如何。且俟第十回中再續。



第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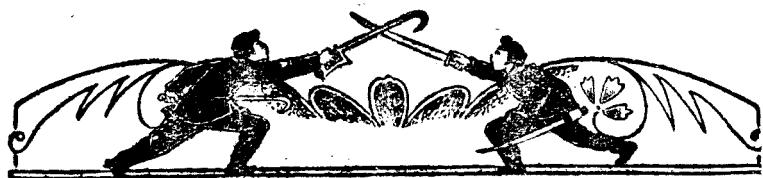
古廟洩冤情蒼天有眼

官衙刺惡少金剪無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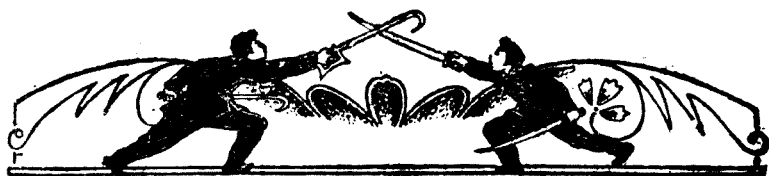
話說那女子要問明余作舟從什麼地方會見癩瘡道人。那道人是穿的怎樣的衣。是怎樣的面貌。有多大的年紀。可是個胖子。作舟不慌不忙的回道。不是個胖子。却是個枯瘦如柴的老叫化。上身沒穿着衣服。下身祇披了一片稿薦。是怎樣的面貌。據他自己說。年紀已有三百多歲。是在郊外會見他的。那女子又問道。他可是個瞎子麼。作舟道。不是個瞎子。他兩個眼睛閃起來。同小星一樣。眼睛閃到我身上什麼地方。那眼中的電光。便閃到我身上什麼地方。那女子道。他背後可有辮子麼。作舟道。光着頭。沒一根髮。如何說他是個有辮子的。那女子聽了訝道。癩瘡道人。是我們的祖師。六年前我曾會過他老人家一面。你得遇見我們祖師。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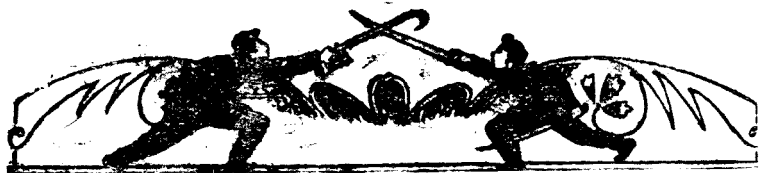
你的精誠所感。我問你我在去年同你訂立神交。以爲你們少年人。沒有老婆。特送你兩根蒜條金。兩隻銀錠。使你續絃得成立家室。後來打探你同嵇家的小女兒。伉儷之情。十分融洽。我聽了好不歡喜。祇是你現在身穿孝服。無端來到這地方哭泣。廟門是關着的。你如何進來。又怎樣會見我們祖師的。作舟聽完這話。未開言早流下幾點淚來。便將燕兒如何掃鶯兒之墓。不幸遇着現任知縣吳俊的兒子吳文遠。很對燕兒現出儂薄的神氣。不出二日。便有吳俊的兩個爺們前來。說是吳少爺想買燕兒做妾。如何他父親對兩個爺們辱罵。兩個爺們去了。以後在夜間來了十幾個強盜。如何用迷香將他父子悶翻過去。搶去了燕兒。醒時看他父子的手指塗了黑墨。想到那東西預先寫好一紙賣身字。却在我們迷暈的時候。在賣身字打下指印來。他父親如何氣得嘔血死了。已殮殮入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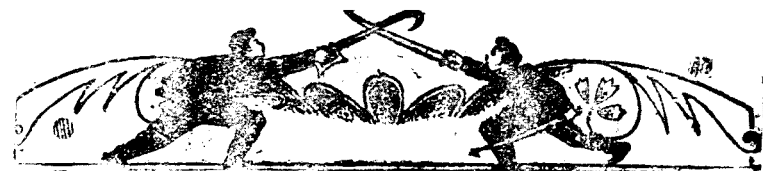
他的岳翁岳母到縣城裏打探燕兒臨難不屈，又被吳俊父子將燕兒轉送給山西提督濮繼唐的兒子濮崇虎。如何將寄生寄養岳家。如何他岳翁動身到山西去。再探燕兒的生死消息。他是如何一籌莫展。跑到他父親墳前嚎喪。得遇癩瘡道人的。如何癩瘡同他回家。割股肉給道人充飢。如何道人察覺割股求計的事。給他醫好的股傷。說純陽廟的鐵箸。如何靈驗。如何隨道人到純陽廟。由道人推開了廟門。教他到殿上求鐵箸。道人只在廟外等着。如何他到大殿上。見沒有鐵箸。出來尋問道人。便不見道人的踪跡。如何在純陽廟左近的地方。尋不着道人。如何見有三道電光。似乎在重進廟門的時候。打從身邊閃過去。閃到後院便不見了。如何又在廟中尋找多時。重行跑到大殿神像面前哭泣。把這許多情形。子午卯酉。逐層逐節的說了一遍。道。自從那夜和足下掛別以後。每念大恩。使我



無從答報。估量足下不是劍仙。必是一位大劍俠。化裝做女子。巡查人間善惡。解除一切痛苦的。不幸匹夫無罪。懷璧便罪。有攸歸。如今家庭橫遭慘變。先父嘔血以死。齎憤九泉。敵內又沒有生還希望。對於公私兩個題目。都覺勢孤力薄。使大仇不能昭雪。又未可以行險僥倖。一死了事。欲想尋求足下。帮我的忙。毋如足下當初既不肯以真姓名告訴我。來歷更使我無從知道。到什麼地方。能尋得足下呢。難道足下的祖師。這們的點化愚蒙。使小生得與足下有重行相逢的一日。倘足下肯給小生帮忙。不但小生感激祖師點化之恩。足下仗義鋤奸之德。便是先父九泉有知。亦當啣環結草。以報足下大恩萬一。那女子聽了。回道。當初我不肯將姓名來歷告訴你。就因我們一般的劍客。苟非同道中人。若胡亂轉易。告訴人姓名來歷。凡是劍術門下的人。沒有這種規矩。但你的精誠。既能感格祖師。



將來未嘗不是同道中人。我正不妨且將姓名來歷明白奉告。祇是你不能轉告給外人知道。我柳星胆是安徽黟山的人。也因殺父之仇未報。得遇祖師點化我。從師學成劍術。報復了父仇。祖師姓張。諱三峯。是胡元時人。外號叫做張癩瘡。活到現在。算來也有三百多歲。平時都喜歡這類叫化子的裝束。溷迹塵寰。不是道中人。絕不能見面。硬認出是一位道法高深的劍仙畸士。你得遭遇祖師。固然是你精誠所感。也是尊太爺在天之靈。從暗中默佑。我柳星胆劍術門墻。稟受劍門遺傳的性質。平生不喜溷交塵俗。但有方正不苟。或有血性熱腸的人。多喜歡接近。在一年前。早聽得君家父子。是誠介方正的老成君子。及試驗你的心情。能在危崖絆住了意馬。更是少年人當中的鳳毛麟角。很願和你做個神交的朋友。區區之贈。又何足以介齒。不想近年以來。兄弟少到山那邊去。最近又被敵家



師帶同兄弟到雲南去賀喜。所以君家遭此慘變。使我無從知聞。先生方才重行走進廟門。見有三道電光。似乎從你身邊閃過去。閃到後院。便不見踪跡。那就是敝家師帶領我們師兄弟。從雲南賀喜回來。你何從知道。敝家師每出門時。多吩咐我們大師兄。把廟門關起來。回來覺得廟門開了。竟容得由中人出入。很責備大師兄。忘記他老人家的吩咐。並且我那時在倉猝之間。也沒有看清是你。及聽得一陣陣哭聲。哭得甚是悽慟。敝家師才派我出來。看是什麼人啼哭。不想是你被祖師指點到這地方啼哭的。你且放心。尊大人的仇冤。和嫂夫人的著落。兄弟去稟復敝家師。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總該如從你的心願。作舟道。令師和足下住在廟裏什麼地方。兄弟平時祇聽說有個癩梨頭道人。在廟裏伏侍香火。如今聽足下說話的意思。好像令師徒都住在裏面。乞足下引進。使兄弟得



拜識尊師。訴洩胸中冤苦。倘能借足下臂助。得報復先父大仇。使燕兒得以生還。足下便是我的重生父母。星胆聽了。轉現出不耐煩的神氣。說道：先生常對我說出答報恭維的話。顯得又責備我不是朋友。請你回家去坐聽好消息。不可把今夜的情形。告訴別人知道。你再有什麼禍變。我們師徒都可以設法維持。斷不致再有大亂子出。我們住在廟裏什麼地方。你且可以不問。說罷。便做出要送客的樣子。作舟祇得辭別。作舟回家。這也按他不講。單說星胆轉回地室。稟覆狄龍駿。說是如此。狄龍駿道：這余家小子。能得祖師指點。其至誠心。當非尋常所及。我派你同璇姑兩人出馬。第一先要將生者救回。第二步再給死者報雪冤憤。得使你們便宜行事。星胆領命。同璇姑去了兩天。沒有回來。這日吳太太到綿山來。見狄龍駿。先將慧遠到恆山探得千年的荷人。曾見馮起來。身邊藏有青鋒秋月。



劍的情形。向狄龍駿仔細說了。然後又給慧遠邀請狄龍駿師傅。在九月十五那夜初更時分。到虎泉寺大吃荷人。狄龍駿聽了大喜。說青鋒秋月劍有了著落。不知我那兩個小徒聽了。應該怎樣歡喜。吳太太道。星胆璇姑到那裏去了。怎麼我進來時。沒看見這兩個孩子。狄龍駿便將星胆璇姑給余家大抱不平。奉命到太原去救燕兒的事。向吳太太說了。吳太太也沒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以爲星胆璇姑兩人。到山西提督署中。救回燕兒。真不費他們兩人吹灰之力。不過要盜回這青鋒秋月兩柄劍。便由他們兩人出馬。不見得以後能盜得怎樣順手。便拈了一課。看課爻雖透着凶險氣象。但終能逢凶化吉。遭險爲夷。這青鋒秋月劍。總該有日歸還原主。也就罷了。便辭別狄龍駿回綿山去了。做書的一枝筆。却要轉到山西提督濮繼唐身上。這濮繼唐出身很卑。仗着他有的是本領。投營効力。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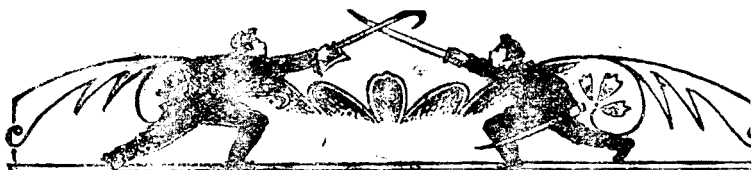
立了不少的功績。由百夫長繼續陞做山西的提督。外面的名氣也好。其實暗地裏什麼強盜賊爺的事。都幹得出。濮繼唐的大兒子濮崇虎年。紀雖輕得很。據太原人傳說。這濮崇虎的本領。雖不能加乎濮繼唐之上。却也決不在濮繼唐之下。但濮崇虎雖係公子哥兒出身。弄錢的手段。却是極高。有人在濮繼唐跟前買通關節。都由濮崇虎經手接洽。濮繼唐只裝做不知。仗着濮崇虎和買通關節的人接洽的手段很精密。不致敗壞名氣。所以遇有關節可賣的事。儘教濮崇虎獨力經理。不知平遙那個新任縣知事。吳俊。在山西省城候補。他是個捐班出身。只巴結山西文官衙門不上。如何攢到得濮崇虎這個門路。化了幾個錢。和濮崇虎拜了個把兄弟。其實吳俊的年紀。比濮崇虎大一倍。拜把兄弟。自是官場中人聯絡官場中人的一種手段。濮崇虎既得了吳俊的錢。自然在濮繼唐面前說



第十回 古廟洩冤情蒼天有眼 官衙刺惡少金剪無聲

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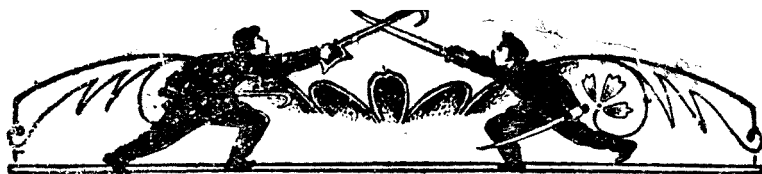
吳俊一聲好。濮繼唐也就明白是姓吳的銀子。在暗中說話。便在藩署衙門。也說吳俊一聲好。藩署也能明白這姓吳的。和濮繼唐有了關係。如何違拗得他的老面子。便將吳俊掛牌。實授吳俊平遙知縣。吳俊仗着濮家父子。是他背後一把泰山椅子。在平遙地方。得聯絡鄉紳。欺壓百姓。幸虧他是新任的官。若長久下來。他在濮崇虎那裏用的銀子。早已本利到手了。但他也知飲水思源。還要準備答報濮崇虎提拔的恩點。只沒有個可以報答的巧機會。恰好他的兒子吳文遠。差了幾個勇武有力的漢子。把余作舟的妻子稽燕兒。搶回縣衙門來。吳俊本意想燕兒隨從文遠做妾。毋如燕兒只是痛哭。不肯跟吳文遠做下這種喪名辱節的事。和丈夫兒子一日拆開。吳文遠以爲燕兒不肯遵從。這是女孩兒改頭換面時一種經過的性氣。沒有拗不轉他的心。便將燕南拘囚在一間房裏。着令兩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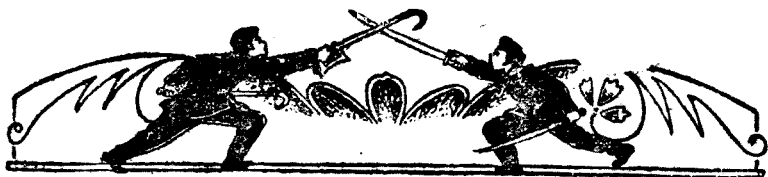
丫鬟輪流監護。燕兒這時候已知吳文遠父子，僞造了賣身字，印下他丈夫和阿翁的手印了。狼子野心，竟謀搶良家歸女做妾，深恨吳文遠倚仗着人多勢大，欺騙窮人，想謀遂自己的獸慾，硬教人家骨肉分離，早已準備一死了事。後來轉念一想，若是那們悄悄死了，太便宜了這個嫖棍，老娘的性命，不是一文不值，要死也得先教這種渾蛋，死在老娘手裏。雙珠一轉，早已有了個計較，向監護的丫鬟說道：「少爺要我做妾，他用手段制得我翁姑丈夫，用勢力逼迫我，他就能逼迫我的身體，不能買我的心，我的心不肯忍氣吞聲，跟他作妾，你們就監護着，我有什麼用處？我今日不死，明日也不死，你們能監護到那一時呢？死的方法又很多，譬如我不吃飯，會餓死，不穿衣裳，會凍死，祇要我想死，再加上幾個人監護我，我總有個死法。有一個丫鬟聽了，問道：「姨太太，少爺要怎樣才買得轉你的心呢？」



燕兒道。要買我的心。就得放我回家去。我想那個可愛的寄生兒。雖非我親生。但是我姐姐的一點骨血。平時扒在我的懷裏。有頑有笑。使我如何能同他。一旦分拆開來。那丫鬟便將他這派話。去告知吳文遠。吳文遠聽了。笑道。這是他已經回過心來。說的幾句下場話。你們只好好的伏侍他。祇就說要他跟我做妾。不拘什麼話。我都可以依從。丫鬟回到房中。將吳文遠末了的三句話。向燕兒說了。燕兒聽了。哭道。罷了罷了。叫我那有面目。再見嵇郎呢。這邊吳文遠看燕兒已經軟服下來。直喜得心花俱開。本縣的紳士。及衙門中吃公事飯的人。都來向吳文遠父子道喜。吳俊便吩咐掛燈結綵。儼然同做喜事的样子。辦了些酒席。款待賀客。衆賀客都恭維吳文遠的艷福極大。誰肯說出半個不贊美的字呢。這晚吳文遠因被那些賀客。恭維得快活。多喝了兩杯酒。先跑到他大奶奶房中。笑道。我今



夜對不起你。改日總填補的這一夜的恩情。太奶奶含着滿口，
不出一個苦字。眼看自家衣食飯碗被人佔去。知道吳文遠的脾氣。
敢發作。只怪自己不爭氣。在娘家因會養兒子。吃了涼藥。到婆家。
有兒子養出來。本難禁止丈夫不生外心。這夜也就沒法。能挽留他。
裏住宿。便橫了橫心。向文遠的眉心戳了戳。說你去吧。別可再說這
的話。我這房裏。有老虎要吃你呢。吳文遠好似十萬八千毛孔。個個孔裏。
都蹣出個快活來。乘興到燕兒房中。準備享受他的艷福。一見燕兒的面。
就將房裏的丫鬟。支使開去。閉的關了房門。就想上前將燕兒摟住。燕兒
連忙避開道。莽郎君。嚇殺我了。我這時肚裏餓得很。爭禁得起你們男子
漢。吃得酒醉飯飽。這一來。不要把我的魂靈兒都嚇碎了麼。文遠不知怎
的。經燕兒這一拒撐。兩手自然開放了。轉身開了房門。叫了聲人來。其時



梳妝台上。適放著一把剪刀。早被燕兒看在睛裏。因有丫鬟在房監護。沒將剪刀收藏身邊。却在文遠開門叫了聲人來的時候。燕兒早挨到梳妝拾邊。拿了剪刀。却見有個丫鬟應聲而來。又不好下手。仍挨在床沿座下。文遠向那丫鬟發作道。你們這些奴才。通共沒有安著魂靈兒。只忙亂到這早晚。還沒弄飯給姨太太吃。快送幾樣好的飯菜上來。丫鬟連連答應去了。吳文遠剛才轉身。忽見燕兒走近他的身邊。一把剪刀。看刺到他咽喉上。還哭著說道。叫你知道娘的厲害。欲知後事如何。且俟十一回再賣。

